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目錄

錢唐張應昌學

○伯主攘楚事總論

按史記周文王封祝融苗裔熊繹於楚封以子男之田夷王時王室微熊渠得江漢民和立爲王厲王暴虐熊渠畏之去王號十一世至熊通伐隨命請王室尊爲王王不聽乃自立爲王子文王始強陵江漢間小國敗蔡即此時也汪克寬纂疏莊十年○楚世家熊通伐隨日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我號隨人之周請不聽熊通怒曰我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我先公乃以子男田居楚蠻夷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王楚自熊繹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爲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鄾敗鄧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鄖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於桓之十二三年楚已大於江漢之間矣莊

四年文王熊貲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於是楚勢益張他日爭伯之權輿始此李廉會通桓二年

春秋前已患楚矣詩云撻彼荆楚是也春秋之世夷狄爲中國患者戎盛於春秋之始狄微於春秋之中吳始大於春秋之季其患皆未若楚之暴且久其初止於猾夏其後至於抗衡又其後遂至於用中夏之柄蓋楚有方城爲城漢水爲池有申呂之田以禦乎外有申息之門以備於内有成莊共平康昭之爲君有子文孫叔子庚子木子蕩之徒爲之謀國所以能世抗齊晉而與春秋始終歟李琪列國世紀

周室既微楚亂中國馳驅宋鄭陳蔡之郊諸侯望風畏慄奔走不暇向非桓文驅逐懲艾之幾何不胥而爲夷也故召陵城濮專與桓文也夫孟子稱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而春秋與之者與其一時之功爾召陵城濮雖能勝楚不能絶其僭號以尊天子使平惠以降有能以

王道興起如宣王者安有桓文之事哉孔子其實傷之也孫復尊王發微

武王滅漢陽諸姬文王滅鄧息魯史不書無告命也趙汸屬辭

楚極强大故桓文責之皆是沒緊要事桓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煞只得如此晉文城濮之戰亦委曲還他許多禮數設使桓文責之不少假借他定不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朱子語類

僖十九年于齊之盟齊及諸侯盟楚之始也僖二十一年鹿上之盟外諸侯盟楚之始也至會盂僖二十一盟薄同上盟宋僖二十七遂陵駕諸侯幸而城濮之捷卻其方張之勢晉伯不振而楚莊竊討賊之義盟于辰陵遂主諸侯宣十一年厥後于宋于虢遂狎主齊盟汪克寬纂疏僖十九年

于齊之盟楚始與中國盟也然主盟載者猶非楚也辰陵之盟楚始主中夏之盟也然惟從楚之國也至於蜀之盟大國如齊宋小國如邾莒莫不奔走於刑牲歃血之下則世道之憂方殷也趙汸金鎖匙

齊桓伐楚屈完來盟未嘗引楚而內之也內楚列於齊盟自盟齊始合南北之成者向戌此會已爲之權輿陳合晉楚之成而楚執宋公宋合晉楚之成而楚爭長寇不可啟漸不可長此之謂也王樵輯傳僖十九年

伯主加兵於楚凡三齊桓遂伐楚善也晉襄伐楚以救江書法一變未盡善也晉定侵楚書法再變以爲無能爲也變而愈下趙汸金鎖匙

書荆入蔡霸未興而楚猾夏之始也書次厥貉霸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也晉之克楚得策於結秦晉之不競於楚失策於讐秦楚莊蠻夷之雄遠交秦巴近攻陳鄭書楚秦巴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論於夷矣書宋及楚平而南北爭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然於時諸侯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楚連之以

扼中國矣天下之勢又一變也唐順之荊川文集讀春秋篇

初爲中國患者惟楚自齊桓服楚晉文繼伯子孫皆不振楚氛復熾當時諸侯往來晉楚間晉不能有加於楚楚之强自若也迨悼公援吳制楚楚乃削弱而平定又懦致厥楚之功讓於吳而天下之勢復歸於吳至會黃池越入吳勢又不在吳而在越夷狄代興中華失勢聖人蓋傷諸夏失策使天下之勢竟歸夷狄而返也俞汝言平義襄十三

春秋尊王攘夷而重霸尊王故尊周尊周故并親魯攘夷故擯楚擯楚故并惡吳越尊王攘夷非霸者不可故予桓文顧氏大事表楊序

春秋大患在楚堪敵之者惟晉然必晉與秦合而後可制楚僖二十八年書晉侯宋公齊師秦師戰于城濮晉秦合晉伯所以盛也文十六年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秦楚合晉伯所以衰也中原之要害在宋鄭晉得鄭則可屏蔽東諸侯楚得宋而患且及魯宣十五年夏宋

及楚平而其年公孫歸父先會楚子于宋此楚伯之極熾也襄十一年諸侯會于蕭魚而楚旋執鄭良霄不復以鄭爲事此晉伯之極盛也秦自殽之戰仇晉而與楚合晉伯不競者數十年晉不得不通吳以犄楚其後晉楚俱衰而吳復與晉爭伯矣 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齊桓没而僖公至以楚師伐齊取穀晉伯息而哀公兩會吳伐齊夫子所以有被髮左衽之懼又

○春秋霸圖總論 附程氏顥氏春秋加意於宋論

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鄭元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孔疏成二年

霸之名何昉乎傳載展禽有共工氏霸九有之言國佐有言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白虎通亦曰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則霸之名不自周起明矣 馬驌左傳事緯

司馬溫公迂書曰三公分天下治之曰二伯周衰二伯職廢桓文合諸侯尊天子因命爲侯伯伯之語轉爲霸霸之名自是興翁元圻困學紀聞注

春秋之初未有伯也而伯之漸已萌蘖是時惟齊爲大國惟魯爲望國齊以黨鄭伐宋而求魯魯以受鄭祊田而從齊於是乎參會於是乎連諸侯伐宋然則伯之萌齊僖之爲而魯隱助之也黃震日鈔

讀隱桓之春秋知伯圖未興而諸侯莫相統一也讀莊閔僖文宣成之春秋知伯圖迭興而諸侯猶有所總攝也讀襄昭定哀之春秋知伯圖浸衰而諸侯莫適爲主也呂大圭或問隱三年

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北杏以前是一時北杏以後是一時召陵以前是一時召陵以後是一時北杏以前諸侯無伯故有特相盟者參盟參會者相攻伐者北杏以後則異是矣召陵以後諸侯亦無伯故亦有特相盟者參盟參會者相攻伐者召陵以前則異是矣天

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無伯非細故也有伯則無王矣名曰尊周而實奪其權北杏以前天下未知有伯也而猶知有王北杏以後天下惟知有伯矣此豈美事哉雖然有伯者在諸侯猶有所附中國猶得以安夷狄猶知所畏也伯衰而諸侯散中國擾夷狄橫矣又定四年

伯圖未興列國更相吞噬莫之統一然心猶知有周也及伯圖興翕然惟伯主是聽一時氣勢赫奕中國賴以少事而王命寖微矣北杏以前諸侯盟會序爵北杏以後則諸侯序伯主爲首矣北杏以前諸侯有特相會者北杏以後則諸侯非伯主不會矣北杏之會至者宋陳蔡邾之大夫耳至幽之盟則宋陳衛鄭許滑滕之君也至葵邱之會則宰周公在會矣至溫之會則天王實狩焉有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有幽之盟則有葵邱之盟有葵邱之盟則有溫之會矣又莊十三年

隱桓之間政在諸侯而猶未縱橫小國未有被執遭滅列國尚知有

王室莊僖而下禮樂征伐皆霸者主之甚則執其君墟其社稷又降
而政在大夫則夷狄盛陪臣强世變極矣程公說分紀天王篇
初年魯衛宋鄭更相侵伐霸興方有統屬雖侵天子之權然維持中
夏諸侯有畏懼及霸衰肆行無憚甚至夷夏無辨兵交中國呂祖謙左傳說
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禀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桓
十一十二年見會盟之亂霸興乃無此亂故君子與桓文日講解義桓十二
自隱至僖天子微而諸侯恣自僖之末以至文宣諸侯怠而大夫張
自宣之末以至襄昭大夫恣而諸侯微自昭以至定哀列國衰而吳
楚橫隱桓莊之世諸侯特相盟交相伐者藉藉焉桓文既霸則無是
矣及定哀而特相盟交相伐者不異春秋之初則霸統既絕也齊桓
初歿以及靈成景厲之霸業中衰則間之而私會盟私侵伐者汲汲
焉紀散則衆亂也及其季也會申而天下諸侯聽於楚矣滅陳滅蔡

伐吳誅齊慶封而天下征伐聽於楚矣又其季也入郢敗齊伐魯伐陳遷蔡會黃池而天下會盟征伐聽於吳矣夫以天下諸侯之衆而不能支吳楚者非力弱也其勢衰耳非勢衰也其紀散耳方苞通論

齊襄吞紀而桓公之降鄣遷陽滅譚滅遂殲之晉則耿魏虞虢皆獻公滅之而文公席有之也齊之霸肇於襄晉之霸成於獻狡焉啟疆國大兵衆乃以制天下有餘成王介之四傳質

齊伯會盟之國十有五晉伯會盟之國二十所爭者陳蔡鄭許而已此四國者繫中國夷狄之盛衰者也齊桓失蔡見於會盟者陳鄭許也晉文失許見於會盟者陳蔡鄭也晉亦卽世蔡卽不來許一盟而不復從盟者獨陳鄭而已厥後鄭叛而陳服陳叛而鄭服二國且不純乎主晉景公失陳其見於書之馬陵蒲戚鍾離之盟僅僅一鄭悼公救陳戍陳終不能得陳于戚以後之五會于戲以後之三駕亦惟

一邲大抵楚取三而晉取一而鄭人犧牲玉帛待於二境終不純乎主晉也楚人每有事中國則陳蔡鄭許其佐之齊之役佐楚盟齊盂之會佐楚執宋蜀之役佐楚盟宋魯衞至于宋之會儼然致蔡請主于宋會之上鄭陳許皆在列爲此夷狄乘中國之大隙也楚得之而晉始弱厥後召陵一會陳蔡鄭許昔楚而今晉頓胡小國昔楚而今晉此又中國勝夷狄之一大機也晉失之而吳始興伯主不爲而他人得以藉手耳鍾離善道戚柤之四會將致吳以抗楚豈料黃池一役反致吳以抗晉設使召陵得志天下事豈至此耶陳則通棋綱

齊桓伐戎在召陵之後晉襄伐狄在城濮之後蓋楚爲大患故不先事戎狄晉霸之盛併力與楚爭楚弱而晉霸振及其衰也舍楚而專事戎狄是置腹心之毒而癬疥是亟也姜炳璋讀左補義襄四年

中州爲天下之樞而宋鄭爲大國地居要害國又差強故伯之未興

也宋與鄭常相關爭遂伯之與宋鄭常供車賦絜玉帛犧牲以待於境上亦地勢然也顧春秋時宋最喜事春秋之局變多自宋起當齊桓之伯宋先諸侯以求盟桓死而襄遂求諸侯于楚卒至執于盂傷于泓楚遂橫行不可制春秋之局於是一變晉文起而首先輔晉成伯業鄭衛陳蔡翕然服從春秋之局於是再變最後華元合晉楚向戌以弭兵爲名令晉楚之從交相見卒至宋虢之盟楚先晉黃池之役吳先晉舉中原之勢陵夷而折入于吳楚皆向戌爲禍首也春秋之局於是三變此春秋升降之一大機也顧棟高宋執政表敘

顧氏春秋於齊晉外尤加意于宋論

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覗以爲强弱故春秋重之初不因其爲王者之後如公羊說也如書雨螽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災異未有如此詳悉者也又如會未有書其

所爲者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曰宋災故是聖人特筆志貶盟亦未有書其所爲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是聖人特筆志襄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爲中國門戶常倔强不肯即楚以爲東諸侯之衛至宋即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晉悼之興首有事於救宋先軫曰取威定伯於此乎在韓獻之曰成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關於天下利害非細故也楚窺之猾夏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圍宋至向戌爲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蠻夷橫矣謂春秋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大事表○愚按程伯剛說與顧氏相發明附錄于後

程氏公說曰宋中國之望也齊晉之伯可稱者三君未嘗不加意于宋桓之興首會北杏以平宋亂會鄄以求其服急於得宋如此

既得則爲之伐附庸之邪鄰怨之鄭求以懷宋諸侯之望既歸而始霸之烈以定桓歿宋襄欲踵霸諸侯從之而圖霸失其道晉文之興亦急於恤宋悼之興亦急於救宋出穀戍釋宋圍執曹伯畀宋人於是成一戰之霸師合谷退楚兵討魚石從宋人於是成三駕之功足驗當時大勢矣（分紀宋世本後論）

○宋襄秦穆楚莊非伯論（諸家辨說）

按左氏傳夏后太康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晉文翼戴天子至于繆公受鄭甘言遇殽之敗襄公覆軍殘身終爲僇矣莊王僭號觀兵問鼎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書於竹帛同之伯功豈不暗乎（應劭風俗通）

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

晉文王應麟困學紀聞〇閻按杜注五伯本服虔見毛詩疏集證按應劭風俗通同杜氏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師古注亦從杜預應劭之說同姓諸侯王表則說異恩按咸十八年傳孔疏引鄭元語亦與杜預同

五霸之論聖人無是言也說孟子者謂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也荀子則謂桓文與楚莊闔廬句踐也其論既殊信吾夫子之言可矣孔子但言桓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闔廬句踐也七君皆見於春秋而聖人獨於桓文有實予之辭首止葵邱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予之非私也幸天下之不遂為夷也若宋襄固無成功秦楚吳越為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秦穆悔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鄭而不有哀宋危而許平其義見稱於武子以二君為夷狄之賢君固也而與桓文同列可乎秦誓特取其辭而已穆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故春秋無一字之褒也若楚莊者尤害中國滅蕭庸舒蓼假伐戎以觀兵

於周伎討罪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必面縛請降發牀告病而後已又非齊穆之比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予秦楚也 趙鵬飛經筌 宣十八年

學者見左傳孟子戰國策皆有五伯之文而荀卿書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勾踐爲五伯因欲退闔廬勾踐而進宋襄秦穆以當之據傳載齊國佐之言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爲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以五伯對四王言與孟子以五伯對三王言不異則杜氏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者近之若夫楚莊吳闔廬越勾踐乃中國大義所當擯卻而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者於宋襄秦穆亦何取焉傳又言秦穆公遂霸西戎孟子亦言其用百里奚而霸此蓋循習俗沭矜尙之辭因人所恒言而言之不可通於春秋至甚論春秋之事惟曰齊桓晉文而已 趙汸屬辭 卷十二

霸者謂其有功於尊王乃可稱焉如夏昆吾當太康時身爲盟主誅

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大彭豕韋氏復續其緒是也齊桓九合一匡申明王禁晉文納襄克帶翼戴天子亦其人也故應劭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爲五伯而說者謬謂五霸盡出於周遂以宋襄秦穆楚莊廁於桓文之列彼三君有一事之尊周乎而可以若是班乎孔子止曰桓文則周之霸者獨桓文而已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則五霸之分屬三代諸侯何疑 凌稚隆測義 僖二十三年

五伯趙氏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桓文朱子註孟子兩存其說至說春秋又云春秋五伯迭興桓文爲盛似專主趙氏然秦穆未合諸侯宋襄爭伯身敗楚莊僭王聖人以攘楚許桓文必不予楚以伯當以丁氏爲是 張自超宗朱辨義總論

杜注左傳趙注孟子不同據左傳國佐之言其時楚莊甫卒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 顧炎武日知錄

自趙岐以秦穆宋襄楚莊與桓文列朱子取之傳習者未嘗於孔孟之言求之耳桓文正譎孔子之言其事桓文孟子之言春秋傳亦於鄄之會曰齊始霸於晉文救宋曰一戰而霸其於秦穆但曰遂霸西戎固未許爲中夏霸主也若楚者桓文制之而成霸則受制於霸者焉得以霸名宋襄圖霸身敗又何足論召伯廖賜齊侯命出於惠王宰孔賜齊侯胙尹氏王子虎賜晉侯大路彤弓秬鬯皆出自襄王天子之命累加二霸傳文所錄本於簡冊所傳漢書曰二霸之後寖以陵遲曹同六代論李康命運論漢魏諸儒皆止就桓文立論是春秋之霸止有桓文合夏商之昆吾彭韋而爲五鄭語史伯對桓公曰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此丁氏所宗其說正張尚瑗左傳折諸卷首

楚靈王會申謂其臣曰伍舉曰吾用齊桓伍舉所稱六王二公未嘗及其先莊王則楚之不得爲霸明矣宋襄敗衂無足道秦穆但屬西

戎而已觀桓文之盛召伯廖宰周公王子虎叔興父王命稠疊有周召二伯氣象但周召王道不以霸名霸為王之衰所以昆吾大彭豕韋際夏殷之衰亦稱霸也又卷十二

○齊楚爭盟交兵 始伯獨書爵辨 書次錢救邢辨 以子頹事伐衛貶齊桓辨 會鹹謀王室辨 滅緣陵遷杞辨 會淮謀鄫辨

桓二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始懼楚也 杜注楚武王僭號 蔡鄭懼而會謀 ○楚武憑陵江漢蔡鄭近楚故懼其後卒虜蔡侯而鄭終春秋為之服役聖人蓋傷之 胡傳 ○楚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鄾敗鄧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鄖師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於桓十二三年至文王熊貲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楚勢益張矣 李廉會通 ○後此二十七年荆敗

蔡師以蔡侯歸又四年入蔡又二年伐鄭則二國懼楚可知程端學或問○會鄧之舉中國陵夷之端所由繫也關天下之故特書之姚舜牧疑問○蔡鄭天下之中也楚得蔡則長驅宋陳鄭許之郊得鄭則界絕齊魯秦晉之路故齊與楚爭蔡晉與楚爭鄭也御纂直解○中國患楚自此始周夷王之世熊渠僭王然而尋去其號猶知畏天子也及平王末蚡冒啟濮猶未蠶食諸夏也武王之立當王室益衰諸侯多故曲沃偪晉鄭伯抗王魯衞陳宋弑其君中國多難自顧不遑自是荊蠻之主侈然矣馬驌左傳事緯

莊十年夏齊師宋師次于郎

左傳見內兵敗某師門○其言次何桓圖伯而未集也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詘魯而北杏不至鄄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書次見桓之未得志

也（陳傳良後傳）○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故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鑒此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又　秋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荊猾夏之始（陳傳良後傳）○楚文王承武王之烈內有鄧曼為之母外有令尹鬬祁莫敖屈重等為之臣為會漢汭而隨人不能乘其喪鄧不血食而三甥無以謀其暴於是勢不可遏莊之十年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東（次郎）而荊亦執蔡以爭強於南故執君滅國之禍始於此年（李廉會通）○桓二年蔡鄭會鄧近楚之國始懼嗣後敗隨敗鄖滅申滅鄧滅息蠶食其地聲息猶隔遠不見於赴告故史不書至此則非直僭寒自大已震驚華夏矣（焦袁熹闕如編）○書之以起齊桓之所以攘楚而成伯功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桓圖霸之始懼人心不一滅譚以懼之所謂以力服人也夫三王之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齊桓殺糾得國殺一不辜矣滅譚立威行一不義矣三王罪人豈不信哉鄭玉闕疑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桓圖伯之始

左以平宋亂遂人不至○桓圖伯之始也左氏以爲平宋亂或因之以起事耳黃震日鈔○宋有弒君之亂蕭叔大心帥五族討賊立御說平亂者定御說之位也以是會諸侯其名正矣然列國僅有陳蔡小國僅有邾并宋四國而已魯衛最近而皆不會信未孚於諸侯也吳澂纂言○王風之什絕筆於莊王而僖王之立齊桓之霸皆在是年此王霸興衰之機林堯叟注○東遷王政不行强暴得志天下思賢伯之興久矣齊桓一會而四國受命焉然桓公苟能於宋萬弒君之初舉兵討之則不勞告諭而天下翕然

宗之矣張洽集注○諸侯主會盟之政由北杏始大夫主會盟之政由文七年扈之盟始以諸侯主天下之政諸侯無王也楊時龜山集○列國戴齊爲主是無王也所謂功之首罪之魁湛若水正傳○文定以爲齊桓始平宋亂遂得諸侯夫使宋亂果藉齊以平不應急背以致明年之伐也張自超宋辨義○按自桓二年蔡鄭會鄧始懼楚楚武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鄾敗鄧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鄖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至莊六年而楚文伐申十年而執蔡侯使無齊桓之興中國岌岌矣顧棟高大事表李氏廉謂北杏獨書齊侯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皆始洎之辭說本陳止齋非也辨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

又　夏齊人滅遂

問遂人不至之罪以脅諸侯惟我是聽洪咨夔春秋說○桓公貪土地

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迫脅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也要之以會盟束之以威力侵之伐之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孫復尊王發微○天子於諸侯一不朝則貶爵耳齊遂均爲諸侯會而不至告之以辭命懷之以德禮可也而遽滅之使有拒違王命悖慢王室者將何罪加之乎鄭玉闕疑○金仁山曰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齊滅之以威魯也故魯懼而爲柯之盟張溥四傳斷

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不及北杏之會故特盟孫復尊王發微○齊霸先結宋次結魯蓋宋魯大國宋魯從而小國皆從矣戴溪講義○齊桓以義動諸侯必先得魯北杏會未至公與盟而齊伯成張溥四傳斷○公納糾於桓爲讐又敗齊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魯之怨齊未償也今頓釋憾而爲是盟桓之心休然有容矣宜諸侯心服也趙鵬飛經筌○齊

桓未霸之初肆力以逞自柯盟之後春秋書齊之事與滅譚滅遂者異矣意者管仲得志在此時乎呂大圭或問○北杏之會魯遂皆不至魯又有納糾之戰敗師之怨乃桓會魯而滅遂者遂小國易虐則借以立威魯望國難圖則結以爲助恩威異用皆覩其力放於利也黃仲炎通說○桓汲汲求魯者魯東諸侯之望也納糾敗敵之仇恐齊未能釋耳故北杏四國不盟而柯則盟桓欲示信於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公羊載曹劌手劍事趙氏曰案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未嘗歸魯田其事旣妄又不可訓存耕趙氏曰長勺之役劌與莊公言戰如彼詳緩觀社之行劌陳莊公之辭根據義理必非懷利以僥倖者且乾時敗績安有城壞壓竟之事汶陽之取何所據而云爾邪程端學三傳辨疑○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公羊

謂不背曹沫之盟者也然此戰國之說也齊桓方以禮合諸侯甯有是事春秋之所不書不可信也黃震日鈔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

左宋人背北杏之會故○北杏定宋君之位而宋即背之人心未孚也吳澂纂言○宋有弒君之賊齊不能討陳納弒君之賊齊不能止大義所在已失之呂大圭或問○齊桓圖伯先欲得宋魯魯周公之後宋王者之後不得此不足以號召諸侯若晉文則無事此矣凡此皆齊桓創其局晉文享其成者也顧棟高齊楚爭盟篇莊十六年

又　秋荊入蔡

桓霸纔三年方得魯而旋失宋諸侯猶未協也而荊入蔡桓患之而未有以制也其後越二十六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侵蔡伐楚亦足見桓之持重有謀不為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

趙鵬飛纎筌○蔡會北杏坐視不救何也力尙未足制楚不欲自挫其鋭而姑以蔡委之况宋甫會而又畔專力謀宋則勢難相顧矣豈不知蔡之當救哉彙纂○獻舞被虜蔡有倒懸之急而蔡人來會北杏不肯即安於楚荆因此入蔡而齊終未嘗爲蔡出一旅之師也以齊桓之謀管仲之智遲之又久而後發可見當日荆楚之强齊桓制楚之不易召陵一盟亦第羈縻之使不敢抗衡中國而已終未嘗與楚交鋒而蔡之從楚不與冠裳之會齊桓亦不問蓋蔡密邇於楚今日背楚明日兵入其國都齊桓自度力不能庇蔡故亦不責蔡之背華即夷以相安於無事而已此見齊桓之不輕用兵而中國所以少安也華學泉疑義

又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此齊侯再謀會諸侯也北杏之會諸侯猶貳去冬會鄄宋公已

服至是諸侯始以禮會而霸體定矣高閌集注○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皆不敢不至宋服故也卓爾康辨義○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葢齊之伯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吳澂纂言○先儒以此爲衣裳之會一其說本論語九合之言又計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分爲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而十一會除北杏與陽穀爲九見論語疏又或除北杏與初會鄄見隨隱漫錄由不知九當作糾之過也季本私考參

莊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春復會焉齊始伯也○傳言始伯葢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葢諸侯心猶未一也鄄之會伯之始也幽之盟伯之成也彙纂宗參張洽○齊侯三會而不盟以示重愼故盟則衆信莫渝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又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小國宋足以勝之齊桓不用師於有罪之國又不能扶弱小以抑强大乃役邾與師爲宋伐郳宜諸侯心不一而合之難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鄭人侵宋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

左諸侯爲宋伐郳鄭聞之而侵宋伐鄭宋故也○伐鄭不止爲宋發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張洽集注○鄭厲去年自櫟入鄭殺子儀齊桓聲鄭突篡奪之罪而伐之豈不爲伯業之光哉計不及此首列於二鄄之會及其反復三國伐之又以宋故亦何足以服之李廉會通○鄭背鄄之會也鄭厲嘗通於楚其入國不告於楚又不誠服於齊中立以觀釁也趙汸集傳○桓爲宋伐郳又伐鄭所以堅宋人附己之心故桓之伯業宋實輔成之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荆伐鄭

入蔡伐鄭齊桓雖患之力未能制也趙鵬飛經筌○荆患自蔡及鄭也鄭天下之樞密邇周畿荆北侵陳蔡許當其衝而鄭尤其要害齊楚所必爭自鄭受幽盟荆不敢窺鄭者十餘年御纂直解

又　冬會齊侯等八國諸侯同盟于幽

左同盟于幽鄭成也○齊自北杏以後屢合諸侯有會無盟者諸侯之心未一也至此而鄭服始合九國之君爲此盟此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吳澂纂言○楚憑陵中國蔡鄭當其衝首罹其害自鄭從幽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齊霸之力也趙鵬飛經筌○齊桓大合諸侯諸侯畢會公羊書公會是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除見同盟門○齊桓伯業係於宋不小其始也宋公推戴爲盟主而伯業以成其終也宋人背之伐曹遂卒無以制楚劉基誠意伯集○

中國諸侯宋爲大旣爲之服鄭又爲之報鄭宋自是與齊爲一

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秋鄭詹自齊逃來

左鄭不朝也○張氏說見書執門○鄭旣同盟而旋執其國卿必懼楚有貳心也方苞直解○書詹逃來魯之叛盟詹之苟免齊之義不足以服鄭皆可見又○桓以鄭不朝而執其用事之臣其霸天下之志見矣其無王之罪著矣湛若水正傳○宋大鄭小齊桓蓋懷宋以示德而威鄭以正法文王之政大畏小懷而桓反之所以爲霸袁洽集傳引許翰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程子經說○齊之伐魯雖由公子結之不恭是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然魯之事齊本後於諸

侯又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朱在鄆將以陳人伐我結知之先以禮下之齊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卒來伐而取服焉蓋齊以受詹未討而結抗君與盟又重齊之怨爾稾纂許翰李廉○若齊桓怒結則不當與之盟未有既盟而又以與盟爲討者以情事推之似魯背幽盟受鄭詹齊未尋盟以討貳結專命以講好歸而魯不用其謀以親齊故三國復來討耳方苞直解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齊桓既伯七年諸侯略定始伐戎呂本中集解引許翰○戎爲中國患久矣齊桓綏以圖之而未嘗急也漸以處之而未嘗遽也中國諸侯有一不安於我則不可以得事夷狄故汲汲焉會盟諸侯以治其內十年之久而後有伐戎之舉不用大兵不動大衆聲罪致討之義嚴焉一捷之後而戎始不能爲中國患戎不能爲中

國患而後齊得以專意於楚此管仲之規模也呂大圭或問○我近齊魯必先服之乃可經營中夏而無東顧之憂方苞直解

莊二十三年夏荆人來聘

楚加兵蔡鄭而聘魯用遠交近攻之術張洽集注○周室衰微夷狄有與中國交聘而諸侯不待之以夷狄遂起其爭強之心是諸侯有以啓之也其後與伯主敵跡由此爾程端學本義引胡銓

又

公及齊侯遇于穀　冬公會齊侯盟于扈

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婚好也此惡公與齊婚又與夫人入時相近故為是論而有未盡然者齊桓始霸十六年同盟于幽而魯國叛鄭詹逃天下未之與也一匡諸侯在先親諸姬欲親諸姬在首善魯是故高侯盟防未得魯之心也遇于穀盟于扈而魯交始睦魯睦而諸侯莫不從至二十有七年同盟

於幽天下與之成乎伯矣由親魯也 陳遷鶴紀疑

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陳鄭許已服齊矣伐徐所以通江黃之路開取舒之門成伐楚之謀也宋序齊上蓋徐必犯宋之牧圉故以宋主兵宋齊皆人而公親至勤齊也 御纂直解

莊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陳鄭服也○去年伐徐之後猶以宋主兵故穀梁謂此盟爲授之諸侯也授之諸侯者齊桓得衆也 高閌集注○前盟于幽而鄭復不朝至於執詹魯又受鄭詹之逃至此盟外內同心推桓爲伯伯業始盛 汪克寬纂疏○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衞獨不來故明年伐衞 張洽集注○二幽相隔至十二年齊桓蓄威養銳不輕發露如此 顧棟高大事表

又　冬公會衛侯于城濮

幽之再盟宋先之魯陳鄭從之衛獨不至魯衛兄弟之國意此會謀於魯以招衛也張專四傳斷○張氏治汪氏說見內特會門

莊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王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齊侯伐衛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羊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何休注蓋為幽之會衛懿公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徐彥疏二十五年五月衛侯朔卒至二十七年盟幽時喪未終是以不至故無罪也○幽之再盟衛侯不至奪於喪制也而遽伐之是齊不度義而動也衛不託詞令以謝齊人憤而與戰二者皆罪也黃仲炎通說○按左氏十九年王室有子頹之難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明年鄭厲公和王室不克以王歸處於櫟又

明年鄭虢同伐王城殺子穨首尾凡五年而齊桓是時方伐魯伐戎於王室之難若罔聞知天王亦不聞乞師伐衛至此已越十年衛君已易世矣乃始請師於齊天王不應含忍於其父而着怒於其子齊桓不應坐視於衛朔稱兵犯順之時而興師於衛懿易代之後且王室子帶子朝之亂經文紀之詳矣獨子穨之事絕不見於經久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此乃齊晉末世之事桓公創伯方新安得有此故知左傳之事不足信學者以經斷之可也顧棟高三傳異同表○齊果以王命伐衛衛逆王命春秋當如書子突救衛而衛朔入衛之意以著衛罪豈可但書衛人及齊人戰乎程端學三傳辨疑○齊桓果稟王命而討不庭假名義以威服天下必親總三軍連諸侯以臨之衛人決不敢戰戰亦兵權在齊不在衛宜書齊及今書法如此是非奉行天討者恐竊意前

盟幽遂人不至而滅遂再盟幽衛人不至命偏師問罪于衛衛以偏師敵之而敗故兩國皆書人微者也書衛人及齊人戰桓猶未成乎霸也陳選鶴紀疑○謝氏說見戰書及門

又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程子說見齊楚爭鄭門○書以著霸主攘夷之功也湛若水正傳○齊霸已盛而楚猶恃其强不畏齊也吳澂纂言○荆又伐鄭陷其外郛及於逵市勢益岌岌鄭近王畿王室亦震齊救而荆師夜遁春秋書救二十三而齊桓居五五伯桓為盛有以哉御纂直解

莊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諸侯救鄭而許不至且許自盟幽之後不與會故鄭從齊令侵之自是許從中國御纂直解○此霸令也專用鄭人就近徵兵不煩諸侯也猶之伐戎用魯取舒用徐伐陳用江黃伐厲偕曹伐

北戎偕許高閌然釋經三

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許氏說見書遇門

又　冬齊人伐山戎

史記齊世家山戎伐燕桓公救燕伐山戎至於孤竹命燕君納貢於周諸侯聞之皆從齊○案外傳齊桓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剌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擧白狄至於西河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河南城周嶽資諸侯莫敢不來服此戰國誇大之辭亦足見桓公勞師遠伐之實季廉會通○使實自行經當書曰齊侯使實救燕經當書曰救燕今經曰齊人又不曰救燕況燕不與齊桓會盟則三傳史記不然矣程端學或問

○穀梁以爲善齊桓救燕以通職貢經不書戎伐燕亦不書齊救燕救邢救許皆書於冊何獨於救燕則沒而不書傳信者經也當據經以考傳不當據傳以疑經顧棟高引呂氏說○殷高中興必氐羌來王而後奮伐荊楚周宣中興必征伐玁狁而後蠻荊來威齊桓之伐山戎亦召陵盟楚之先聲也然侵曹之戎害近而大齊無一矢相加病燕之戎害遠而小齊則懸車束馬以伐之霸者好名大抵若此朱朝瑛畧記○桓公將問楚罪而戎牽其北誠有不容已於斯者而公羊曰操之爲已蹙矣不操也而縱之不蹙也而佚之彼且操我而蹙我其如之何胡氏曰舍近政而務遠畧亦非也書伐山戎於前記獻戎捷於後大其績也陘亭之楚服罪而通王貢伐山戎之威震之夙矣王介之四傳質○齊之伐山戎以山戎可以得志得志於山戎則亦可以威楚此管仲之

謀然而非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道張自超宗朱辨義○山戎在燕南齊北齊欲伐楚恐戎議其後故先有事焉晉悼之覇亦曰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古之謀國者詳審如此方苞直解

莊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

魯濟之遇左氏以為謀伐山戎繼書齊人伐山戎明年六月書來獻戎捷公羊曰威我也旗獲而過我按劉向說苑載齊小白北伐請兵於魯魯不與小白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毋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兩失也桓公乃已而左氏不記此事吾嘗推之此即左氏所謂謀伐山戎者葢嘗召兵於魯矣歸而示之捷豈非懷其宿憾以威魯之而矜其強乎葉夢得春秋攷○公羊謂過我非也山戎在齊北魯在齊南無緣道出於魯齊侯葢因勝戎紆道以來託於獻捷所以

深結魯也蓋其時非得魯宋之死力則不能與楚爭中原諸國蔡旣南折於楚陳方內難衞殘於狄邢亦困焉曹鄭小國不足恃也楚屢爭鄭而齊不能抗則霸勢去矣惟魯宋無內難無外患地大力完寬然可用齊桓此年來魯明年遇宋蓋救鄭抑楚之師將以時舉矣而魯旋內難是以楚再伐鄭齊師終不敢與直待魯僖位定數年而後伐楚之謀決焉故曰深結魯也方苞直解

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傳說見書遇門○齊侯連年用師戎在魯西南伐戎以其病魯也徐介宋魯之間伐徐以其病宋也山戎在燕南伐山戎以其病燕也然桓之意則不僅此桓欲伐楚久矣惟恐師出而或撓其虛議其後故以兵威之獻捷親至魯庭梁邱遠臨宋境蓋恤其患斯有以得其心洽其歡斯有以致其力傳特提出齊侯爲

楚伐鄭之故始知從前僕僕於魯宋者皆爲此也　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冬狄伐邢

志狄禍也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戎亂曹魯荆病蔡鄭狄禍邢衛微齊桓孰能匡之　御纂直解　○齊桓獻捷誇功謂足以內服諸侯而外讋遠人矣狄乃於內地肆伐無所忌憚然則以力救人者誠不足以服人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

按傳管仲言於桓公以爲戎狄不可縱諸夏不可弃燕安不可懷桓公於是興師者救諸夏攘夷狄皆管仲發其端也　張洽集注

又　秋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

見盟書及門書歸門書外臣來門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見來盟門

又　冬狄入衛

桓之初年狄滅衛又伐邢憑陵中國如此向非桓霸幾何而不淪胥於夷狄此夫子所以有微管之歎也呂祖謙左傳說○狄之伐邢也齊救邢而已未有討狄之師故狄復入衛李明復集義引謝湜○齊桓不用兵於狄爲其近而忽之也莊公三十年北戎病燕桓公伐焉而燕無戎禍使如謀燕者謀邢衛先事伐狄則邢衛亦無難矣比事屬辭見伯者防遠之功忽近之過陳霆[illegible]紀疑

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救邢見書救門左傳見外城門○前救邢之時狄雖退卻去伐衛衛與邢近故再往救邢次師而不速進者蓋恐萬一小敗則夷狄便來侵中國所以未敢輕發直待邢潰方乘其勢亂而救

之呂祖謙左傳說 ○謂齊桓次而後救緩於救者不然也按莊公三十二年冬狄伐邢閔公元年正月齊卽救之二年十二月狄入衛僖公元年正月齊師救邢自入衛至於救邢相去一月之間則知狄入衛之後未嘗再伐邢齊桓以向者狄嘗伐邢懼其乘入衛而侵至於邢故次師以杜其來路是乃所以救邢也戴溪講義 ○半歲之久師駐邢衛之境使其免於狄患而後去之諸侯所以深感齊桓所以重序三國者明自正月以來在此不去非他諸侯之師故也焦袁熹闡如編 ○邢之不能扞狄勢也遷而城之存邢之善策也重列三師自春徂夏勤於簡書矣故重序以志其勳徐庭垣管窺 ○狄以十二月入衛而齊以正月救邢入衛之下無救衛之文齊實未嘗救衛也救邢之上無入邢或伐邢圍邢之文狄實未嘗伐邢也邢衛接壤狄既入衛邢必望風奔潰遂三師次

于聶北遂奔三師師逐狄人邢是以得遷夷儀而三師城之此

齊桓有救邢之實也若衞則已國亡君滅宋桓公迎衞之遺民

渡河而南立戴公於曹然後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戍曹耳諸儒皆以救邢不速責齊桓未悉當日事

情耳經無狄伐邢之文左氏亦曰邢人潰而已三師本爲衞出

而已不及救衞邢衞接壤知衞亡必及邢故宿師聶北以救邢

耳此實錄也邢素受狄患今又當狄破衞方張之勢故望風而

潰邢之得遷皆三師逐狄之功也又爲之助其版築使得安居

故傳稱齊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爲善而經獨於救邢辭繁不

殺不沒齊桓之功也若衞已國破君亡則於救衞不足書故春

秋於城楚邱以內辭書所以示不足於齊桓也惟樸鄉呂氏得

其旨樸鄉或問曰去年十二月狄入衞邢與衞近前年又嘗被

兵今旣入衛矣邢亦不免三國之師出無及於救衛而猶及於救邢故邢不言伐而衛不言救邢不言伐可以見齊桓之功衛不言救足以爲齊桓之恥華學泉疑義○閔元年齊師出而邢圍解然未嘗大創狄也猝然入衛齊不及救桓公有鑒於此知其必伐邢而預待之次師以爲聲援狄懼而遁則師不勞而救有功也傳於救邢之下云邢潰奔師則不與狄戰而奔赴諸侯之師也云師遂逐狄人狄欲偪邢而諸侯逐之去也啖叔佐猶云書次爲不速赴邢未被狄而先次以待猶云不速乎正月逐狄六閱月城畢始還猶云失救道乎書次書救書城皆予之也傳曰分災討罪發明經義盡矣姜炳璋讀左補義○愚按啖氏以書次爲譏伊川亦謂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聲援致邢不保其國張氏自超從之其說未是當從呂氏華氏等說

公羊云邢已亡矣蓋狄滅之案邢實未亡何得云亡又云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若實諱狄入衛何以書陸淳辨疑引趙匡○公穀疑此爲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之事曰邢亡曰滅邢曰封邢曰邢復見竟忘前此伐邢已有閔元年齊人救邢之經乎不思邢未嘗滅其但書再救而不書再伐者以邢不告再伐也毛奇齡傳

又

秋楚人伐鄭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左楚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荊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幼弱數年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頵弒兄堵敖而立是爲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而子元專權向不能逞至三十年鬬班殺子元子文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强李廉會通○楚伐鄭桓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强而謀制之愼重不輕舉彙纂張洽陳深○狄侵邢齊獨往

敵後又不煩會而即以宋曹往救今楚伐鄭而齊師不遠出先合諸侯以謀之者畏楚不敢輕敵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二年春城楚邱

衛亡而後存之雖有安存之力已失安存之道前書狄入衛後書城楚邱春秋不美齊桓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邱齊桓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齊桓之心以爲當二國之始受兵吾亟攘卻之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曷足以取威定伯哉待其都邑已傾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收之深仁重施殆將沒九淵而輕九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爲五伯首向使絕之於萌芽則名安得如是之著耶呂祖謙左氏傳

議○齊之於邢也閔難而卽赴旣亡而能存得霸道矣狄入衛
在閔公二年之十二月僖公元年春正月始城楚邱不已緩乎
鄘風載馳之詩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當
時大邦孰有如齊齊而不救其黜衛乎蓋狄入衛懿公死戴公
立十數日又卒文公立二公皆齊所定齊非忘衛者所惡獨懿
公耳懿公自幽盟不至見討於齊故狄入衛齊亦不救耳張洽四傳
斷○餘見外城門不書所會門

又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左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二國來則楚失右臂齊桓此盟服
楚之慮周矣胡傳○北杏至是二十四年諸侯服從擾而伐楚何
患不克而必待江黃之來始定謀哉蓋師出萬全伯主之舉也
諸侯之師固足以鬬其前而楚强且銳無以拒其後未足制其

死命故必來其與國俾爲犄角之援則腹背受敵尙何恃而不屈哉此所以必得江黃而後伐楚也今其至也必盟以結其心江黃之心固則伐楚之功成矣趙鵬飛經筌 ○江黃楚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則必服江黃而後伐楚所以困楚亦所以固齊也魏禧左傳經世鈔 ○伐楚救鄭之謀已定於會檉而宋最大江黃最遠故再爲貫與陽穀之會以堅其信彙纂宋 ○桓慮江黃爲楚援盟之以孤楚之勢諸侯惟宋獨與者宋之輔伯甚力無會不與無盟不從故盟江黃不煩他諸侯而獨宋公與也又初結江黃未必遽信而肯來齊桓亦不肯輕身以遠適貫宋地也不可以無宋公及明年江黃旣信來會於齊則可以無宋公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江黃屬楚不遠而來桓之伯盛矣惜爲德不終卒滅於楚[illegible]

義引趙則權　○江黃至貫又至陽穀又從齊侵陳黃亡於僖三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李廉會通　○穀梁載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知書貫之盟所以著江黃致禍之由桓實誤之也黃仲炎通說

公羊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公穀云遠國至諸侯皆至按春秋會盟皆據實書無舉遠以包近之例陸淳辨疑引啖助　○公穀非也盟有載書名俱備列豈有舉大者遠者而餘不序何以示後春秋惟後至不書所會無至而不書者召陵十八國且詳書豈齊桓盛事不備序徐庭垣管窺　○公羊以爲遠國按江國在今河南確山縣黃國在光州俱非遠國朱朝瑛略記　○止四國會耳傳失實齊召南公羊注

疏考證 ○齊宋江黃其盟則諸侯無不從可知一傳蓋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皆與盟也 汪克寬纂疏

又　冬楚人侵鄭

楚自子文爲令尹浸强若非齊桓制之爭盟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張洽集注 ○楚比歲侵鄭而師不出者王師不討有罪久矣躬天下所難必萬全而後動春秋不以緩爲譏矜其難也 家鉉翁詳說

僖三年夏徐人取舒

齊桓自莊二十六年伐徐徐服於齊則取舒之謀齊謀也舒隸於盧而近楚楚與國也齊取之奪楚援也其後楚疾徐而兩伐之蓋憤滅其與國齊桓救之亦以其有取舒之功也 趙鵬飛經筌 ○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爲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爲中國攘楚也 家鉉翁詳說 ○從齊令也徐已從齊矣齊伐楚必取

道於徐及舒齊恐徐之中變也使之取舒所以絕徐於楚因以通伐楚之徑也御纂直解○魯頌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咏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荆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爲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徐人之服從中國也孔廣森公羊通義○魯人頌僖公之功當是敘績於召陵之後其於荆舒不過懲之而已則徐未必取爲附庸而又豈滅之耶蓋舒接江黃皆爲楚捍蔽江黃可以盟結而舒則楚之黨類非兵治之不可得志或是徐受齊命適并其地其事足以張中國之勢而翦楚之援故徐來告春秋紀此以著諸侯所以得駐師楚境而楚人之所以不敢出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爲齊通伐楚之徑也牛運震傳

又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謀伐楚也○穀梁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

皆論乎桓公之志○貫之盟江黃新至不保其無攜也故盟以結之猶未以伐楚之謀諭之也今會而命之授以成算故明年遂與伐楚之師蓋二國在楚之東南而陘近蔡楚兵至陘則二國在楚兵之後按兵不動爲掎角之勢躡其後齊與諸侯鬬其前此會受其謀也趙鵬飛經筌○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於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侯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入國之援此克敵致勝之謀也循海以歸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皆爲掎角之勢明矣胡傳○桓之伐楚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諸侯同盟已久必江黃至而後

定計出師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擬其後楚腹背受敵故次而遂服家鉉翁詳說○內外合援誠克敵制勝之術惜其求一時制勝之功不爲日後久遠之慮以致異日江黃被滅呂大圭或問○齊深結江黃非謂有江黃遂可以斷楚右臂將倚之以招來楚東諸小國併力撓楚也傳云江黃道柏皆睦於齊此可見已朱朝瑛略記○前日服江黃也不遽以謀告之此日謀伐楚則江黃交固以伐楚告之矣姜炳璋讀左補義○陽穀在齊之西非江黃便道宋致二國遠至此蓋就桓爲謀欲密其迹爾季本私考

又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涖盟此見桓之寬政優簡於諸侯呂本中集解引許翰○按左氏齊侯爲陽穀之會定計伐楚其來尋盟乃戒師期定要束非常事之盟也此一大事齊桓始與宋公遇

梁邱謀之今將出師復與宋公會陽穀而魯尚未預其議也故來尋盟而季友爲此行 家鉉翁詳說 ○定伐楚之計也陳衛諸國亦當同之外事不見也 焦袁熹闕如編 ○齊將伐楚所仗于諸侯者宋魯爲大宋則堅輔齊矣猶恐不得志於魯也且宋陳鄭衛許曹致師於楚其逆甚便而魯獨遠齊必欲得魯故再致魯臣以盟之 張自超宗朱辨義 ○蓋陰戒師期而恐爲楚所覺也齊魯之師既出曹衛宋鄭許陳絡繹道會以壓蔡境是以楚不暇爲備耳 方苞直解

又 冬楚人伐鄭

左傳趙說見齊楚爭鄭○楚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惟貫陽穀之會皆爲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汪克寬纂疏 ○楚人三年三至於鄭則其志迫未一受創而歸則其氣驕連年用兵則其民困諸侯師至未有戢而不敗者也受盟召陵

可以知其用事者謀國之善而楚之所以日强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桓公救中國卒帖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序績也○時楚强大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蔡潰而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受盟善其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何休○桓之病楚久矣元年會檉二年盟貫三年會陽穀以謀之今先侵其與國遂次敵境孫復尊王發微○楚使之對桓公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徵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禮楚使而與之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以律

用之而不懸楚人已服桓以禮下之而不驕胡傳○兵不血刃師不與尸干戈一舉積貳受盟其惠安中國之功大矣故伐楚之師書次于陘善其不以攻戰爲事也書屈完來盟善其兵刃不交而楚人聽命書盟于召陵善其退舍與盟服楚有禮而不以兵威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不書來盟于師則無以序桓之績不書盟于召陵則無以著盟之地何以不言及諸侯盟不使屈完得與諸侯抗也牛運震傳○召陵一役齊桓三十年圖楚之謀也荊自莊十年見經十三年而桓已會北杏以圖諸侯十六年又爲幽之盟然未敢遽加兵也二十年而後伐戎三十年而後伐山戎至僖四年而後伐楚蓋山戎强於戎而楚尤强於山戎方其始也兵威未振伐戎而已其繼也兵威漸振則伐山戎矣又其後也兵威大振則伐楚矣是故十四年荊入蔡而不能救十六年荊

伐鄭而不能救力未可以有爲則姑隱忍而有待二十八年荆
伐鄭始會宋魯救之然而未大戰也力未可以大有爲則姑解
吾中國之急而大舉則以俟他日也梁邱之遇謀伐楚矣檉之
會謀救鄭矣貫之盟得江黃楚之右臂斷矣徐人取舒楚之種
落散矣陽穀之會處置定矣公子友如齊涖盟諸侯之大夫各
受約束矣於是輕兵侵蔡以破其黨重兵次陘以攝其氣而楚
屈服不暇矣至於行師又何其整暇有謀持重不迫也不先侵
蔡則楚未可伐而彼得併力拒我勝負未可知也次陘非有畏
以爲吾大合八國之師以壓敵竟彼出與吾戰吾深入其地勝
負亦未可知也此審進止之宜也迨屈完來而退師與盟非示
怯也蓋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伯主之義也叛則提兵壓竟以示
其武服則退師與盟以示其仁武以震之仁以懷之夷狄之心

服矣此兼威懷之道也呂大圭或問 ○晉文時楚人圍宋救衛楚師在外是出穴之虎也與之一戰決勝負則易齊桓時楚雖以前年伐鄭而未嘗駐兵中原楚師在國是距穴之虎也與之一戰決勝負則難故侵蔡以伐其援使之顧盼失助次陘以壓其境使之彷徨自危而又不深入客地以自犯難不急蹙窮大以致反噬此眞知兵者也城濮挫楚之氣召陵服楚之心孰謂召陵劣於城濮哉又 ○齊桓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所以披其黨與翦其手足也又 ○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不得蔡無以及楚既得蔡楚之門戶啟矣故遂伐楚進次于陘待楚服也期於服不期於勝也來盟于師楚于意也盟于召陵齊侯意也齊以楚服退而與盟一鏃不遺而服方張之楚八國之師蕤蒙而歸桓之績大矣趙鵬飛經筌 ○齊距

楚數千里摟諸侯動大衆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爲備勝負未可知故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所謂兵從天而下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乃如師乞盟未戰而氣索於是坐收攘夷之功家鉉翁詳說 ○陳蔡鄭許密邇荊蠻蔡居汝水之南實爲楚人門戶之蔽今陳鄭許皆從獨蔡爲齊師南北之擾將聲兵討蔡楚必救之救兵至不下蔡則何及於楚也不若輕兵侵之蔡人倉猝受兵不暇告楚而奔潰不可支矣蔡道既通遂臨楚境楚人亦不虞君之涉吾地也楚憑陵中國三十餘年諸侯莫敢南向一旦聞蔡潰而及巳倉皇四顧欲守險則隘者先君蚡冒建國之地巳爲諸侯有欲戰則恐江黃之議其後所以有屈完之如師數書侵而遂伐神速而不留也伐而書次持重而不迫也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克敵而不驕也此齊桓節制

之師而管仲教之也陳則通提綱○桓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一匡天下實二百四十二年甚盛之舉張洽集注○春秋所書未有盛於此舉者以晉文晉悼之烈因楚來侵而勝之則武矣未有入其境聲其罪而伐之者也入境聲罪而伐之惟齊桓故曰盛也陳遷鶴紀疑○次陘之師不如城濮之戰有四重兵深入懸棲爲客志可以逸待之一也八國併將事權不一久而生變二也敵人乘險進不得戰退無以自處而我坐老三也楚氛甚張全師未衂足以待敵非僅如二廣東宮之甲從之者衆吾師有盡而敵無窮四也故知齊之許盟所謂善勝者也陳際泰五經讀○齊桓謀楚恐不能勝未可明言伐楚而蔡爲楚與自北杏後不與會盟罪當討亦爲伐楚必涉之境然恐蔡知而爲備則楚亦得爲備故託故潛師侵之使楚不知蔡旣潰遂伐楚猶

恐輕進深入勝負難知爰脩文告之辭待其自來屈服此爲節制之師遂只繼事之辭見桓制楚之善也姜寶事義全考○齊桓謀楚事屬重大故經營有年而臨事斟酌不敢一步造次輕便結局雖未嘗纖毫損楚而齊威則張矣可見戎狄驕横爲中國者稍得大體卽是勝著倘欲求全則未必可得而至於喪威損勢反使其燄益張此管仲之識時達變也魏禧左傳經世鈔附謝文游說○楚僭王號憑陵小國無敢問其罪者桓一怒討之東南半壁頓有生氣眞盛舉也然不深入決戰者本求服之非求勝之也詩稱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桓之次陘盟召陵其庶幾焉又附彭家屏說○齊以伐楚召諸侯楚必預爲備預爲備必戰戰則勝負未可知今因伐蔡而移師臨楚楚無備必震震而後可服也此齊之得也屈完來卽與之盟而退唯用其虛聲焉耳又齊之得也何焯讀書記○蔡

僅一會北杏明年荆入蔡嗣是從楚不與中國會盟桓始棄蔡以予楚以為吾不伐楚而但責蔡必旋服旋畔也故甯棄蔡二十餘年不問直至伐楚之師出而義旗所指首及乎蔡蔡有郎夷之罪宜為鳴鼓之攻不以伐而以侵者志不在區區之一蔡也八國之師纔侵已潰於是聲罪討楚楚之罪在僭王而但以包茅不入為辭者楚自熊通請王號於周周不許自立為武王及茲又三世矣以齊桓之力不能使之革去王號恪守子男之服也以是責之必不服而用戰兵端一構荼毒生民齊桓管仲不肯為也故用機權於詞嚴義正之中則彼之校計於利害曲直之間者自然出於行成之一策而我可以坐收安攘之功矣聖人微管之歎尤以其能不用戰也戰者聖人所慎伐而次焉得聖人之心矣夫以楚之強恣而屈服行成則中國之威稍伸

伯主之義亦著又何多求焉君子以是知齊桓持之重施之恕而成功之難也焦袁熹闕如編○管仲提出命我先君天子命之也賜我先君天子賜之也包茅貢供侃侃而談曰是徵曰是問彷彿大司馬張九伐之威聲罪致討楚使曰寡君之罪也彷彿賊臣俯首伏罪二百四十二年列國猶知周室管仲之力也然不能明斥其僭王猾夏之罪蓋此時敵手爲令尹子文兵練勢強無瑕可攻非如子玉子反可以計取故舉其小過支吾遠引明使易以爲辭耳齊桓以爲戰而屈人不若不戰而服故據其險要以示欲戰及楚使有謝罪之言輒麾軍退舍頓兵四閱月按兵不動但嚴部伍堂堂正正純以德禮相招此楚人所以感之而心服也云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蓋感之者深也聖人至仁之心不特八國之民不忍傷殘即僭王猾夏之楚人亦不忍

戕賊全軍而還敵人自服在所亟予也所可惜者以大業而僅得小成本領不優規模有限夫子所以為器小也嗣後惟晉悼蕭魚之役差堪媲美然良霄之執終不如屈完之盟（姜炳璋讀左補義）

○桓公責楚以包茅不入固非有夾輔王室之誠心而其事則正矣（李明復集義引楊時）○責包茅不入昭王不反亦假仁以行其霸也（又引尹焞）○荆楚僭王罪之大者包茅不入罪之小者昭王之不復則非罪矣舍其大而問其小何哉楚大國也僭王大惡也以大惡責之彼肯弭然受責哉攻之弗克圍之弗下將何辭以退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之為辭也易我之服楚也亦易此所以為霸者之心（王樵輯傳）○楚地廣兵強殷高宗伐之三年而易稱其憊則卻屈完之請平率入百瓦合之諸侯上無天子之寵靈以未經血戰之軏里踸踔於方城漢水之間能

保其不為沉之傷股郯之搦指乎直斥其僭號之罪以臨之豈患無名而彼業已楬然自大一加兵而即削號必不可得之數也晉文大勝於城濮而楚旋受諸侯之通晉悼制勝於蕭魚而楚旋修吳宋之怨屈完受盟楚兵不敢窺申息者終其世桓公已沒猶曰無忘桓公之德桓之得志如是亦可止矣三苗來格尉佗稱臣桓之德固未足以及此而亦時之未可也（王介之四傳質）

○桓操必勝之勢收不戰之功故春秋詳序以著其績而杜氏以為綏之以文德者非也桓豈能以文德綏楚而楚又豈桓之文德所可綏哉蓋其軍容之壯師律之嚴眾心之一故楚知其不可犯不得已而引罪請成桓亦知楚不可以遽勝而姑聽之也（張自超宗朱彝義）

○屈完之來實楚君臣定計使之來盟若齊不許其成乃不得不一戰耳其不書使者蓋楚不敢抗諸侯之師而又

恥盟城下完之來不曰寡君使下臣聽命祇若完自來者故不書使也春秋於此亦以見楚之強項而齊桓苟且遷就與之盟而退也其言來盟于師者見其來爲盟于師而來著楚人心怯而口不服也其言盟于召陵者見諸侯之師退而與盟著齊桓之假禮以服楚而實則得寸而自足也 又

穀梁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范注楚子不來屈完受盟辭又不順見桓公得志之僅也

○桓心畏楚故先舉蔡而次于陘夫次陘無必進之志矣齊果能討楚於楚使來當首問其僭王問其伐鄭問其虜蔡侯之罪有辭止無辭進服則止不服則進此堂堂問罪之師矣釋此不言枝梧遠引包茅不貢昭王不復是明借以易託之辭恐逢彼怒至戰而自損也陳師以出未踐郢郊未覩楚子僅僅屈完一

來遂振旅歸歸未踰年而楚滅弦矣踰年又圍許矣齊何嘗能服楚耶郝敬直解○召陵之役胡傳本公羊以爲序績諸儒多從之但屈完之詞甚抗既盟之後楚滅弦滅黃圍許敗徐桀驁如故桓不能禁則所謂得志爲僅者豈不信哉故兼取穀梁而郝氏之說附焉黃震案○次陘之師奉辭不迫終於不交兵而講好庶幾王者之征然管夷吾於治楚一大事不得其要領責楚之二事是責其所不足責而略其所當責也自古帝王之征夷狄未暇責以禮也必首問其侵陵諸夏患害人民之罪如宣王六月之詩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是也若其揣力度時未能進討亦必約其休師息旅如漢文帝遺匈奴書是也今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入中夏虜蔡侯加兵於鄭責楚當以此先而無一語及之既而屈完來盟亦止曰同好而已何夷吾

之慮若是其疎哉蓋其意常樂天下之多事而以號召拼拯爲功觀既盟之後楚兵車徜徉桀驁如故而齊之勤諸侯自若焉使諸侯不能一日不虞楚之患卽不能一日不藉齊之功此管仲之淺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黃仲炎通說 ○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未聞王者之事未敢正其僭王之罪僅致屈完受盟故會西鄙其功烈之卑孔子稱其一匡又曰器小孟子以爲三王之罪人又曰以力假人孔孟論伯者之事卽春秋所書之旨而邵子所謂五伯功之首罪之魁功過不相掩者備矣程端學本義 ○有王者興必將正其疆土復其滅國丁就吾區畫品制然後已非但補其罅漏已也然則孔子奚取焉曰彼善於此也周不能王列國吞噬夷狄內侵向無齊桓胥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寬宏惻怛與人爲善取其所能而惜其未至故錄其伐楚

之事又 ○荆蠻之罪莫大於僭王使桓公能稟天子命號召諸侯申明大義以告當世然後竭天下之力挫強楚之鋒豈惟周室是賴萬世綱常實由以定惜乎逞伯主之虛聲無尊王室之實意急功利之近習昧道義之遠圖故其功僅足以暫安中夏於一時不足以永尊周室於後日鄭玉闕疑 ○楚受盟之後仍桀驁而桓不能禁者以楚未大創故也桓所以不能創楚者以深入楚地楚得以逸待勞攻之不克圍之不下故得屈完一來而遂旋師桓亦知其力之不足以制也晉文是以致楚衞地俾楚離其巢穴一舉勝之而後荆楚稍帖中國安枕則是城濮之功六於召陵而論者必以爲譎是使曹衞齊宋仍受楚患中國諸侯未能翕然從晉也宋儒經說不論實事而好騁雄辭大率類此顧棟高大事表 ○胡傳謂齊桓庶幾王者之事非也楚僭王號殘諸姬

有王者作削地黜爵然後伸天討此義管子非不知也特以量敵揣已未能得志故不敢訟言其大惡而姑責以可受可辭之罪楚雖受盟而君不赴會旣盟而侵敗王略如故此正霸者苟且之事王者不爲仲尼不道也方苞直解○齊桓盟會莫善乎葵邱征討莫高乎伐楚所謂摟諸侯以伐諸侯爲三王之罪人者亦即在是觀文考義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沒功是役也功在責包茅服強楚罪在不討僭王不誅猾夏所以然者不由王命以力假仁自知不足以服人未敢問及乎此也萬斯大隨筆

愚按公穀二傳一揚一抑霸者功過本不相掩二說相兼義理乃足是以主公羊序績之說者亦有不足之論也故彙纂兼取之○又按張氏侗璦謂當聲楚伐鄭之罪而管仲言不及此顧取膠舟縮酒事漫責之殊不當理疑左氏取楚史成文其詞半

服半抗皆楚人飾詞而非當日情事其論別而有見附存之

又　齊人執陳轅濤塗

左傳見書執門○濤塗之謀慮其爲國病忠於陳者也齊桓不思巳師有擾而反罪陳人不忠旣執其臣又伐其國桓之心盈矣成湯之征行者不止而耕者不變宣王之師不留不處而三事就緒善用兵者入竟無犯齊桓之兵雖有節制然觀濤塗之言以爲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則其行師之道有愧於古人矣呂大圭○或問霸者慕仁義之名有所爲而爲之故暫假而暫歸召陵之事可謂義矣而執濤塗之舉旋踵而起何歸之遽也使其假而能久久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矣汪克寬纂疏引張栻

諸侯俱盟召陵而退而陳大夫何以獨見執也七國中陳鄭許近楚鄭德齊深許男新卒皆不畔也惟陳尤偪於楚恐兵退而

楚修怨則首受禍必有攜貳之心桓爲是執其大夫而一再伐陳也謨軍道之說蓋失之焦袁熹闕如編〇按此說別亦得情事

又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討不忠也〇江黃雖從齊然不敢明出師以助伐楚故陘之師江黃不與討陳用之是齊桓失計也但可使爲犄角之勢詗敵情導軍道耳使之侵伐結怨而我救或不能及則反以炔敵而負小國效順之心矣王樵輯傳

又　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齊實未嘗濱海而歸安有陷師沛澤之事及江黃伐陳江黃皆汝旁國而近陳則路由陳鄭明矣據左氏所載濤塗之言齊桓何至勤師以討蓋陳蔡近楚嘗有貳心今不欲齊師反由巳國齊以爲叛齊即楚之漸故因歸師以威之觀再侵而陳乃成則

陳初未肯心服可見蓋興師以堅陳之從齊非專以濤塗故也王樵輯傳○案代陳之役先儒皆謂濤塗誤軍道獨王氏樵以爲陳貳於楚亦有理彙纂○張氏說見書侵門○案先儒多信左傳誤軍道之言以桓公之侵伐爲驕滿然觀張氏王氏之說所見略同則左氏未可信也夫濤塗即擾齊侯之怒執其身足矣不然以偏師致討可矣何煩大衆而以三國七國之兵臨之且歷二時之久邪蓋楚怒齊之攜其與國受盟之後誘陳使貳於已以爲齊得江黃而我得陳也陳以小國而受齊師自秋及冬必恃楚爲之應援齊合七國侵之俾知兵力強盛不敢南向即楚塞楚北出之路而後召陵之盟固耳顧棟高大事表○陳請成於是終齊桓之世陳不敢自外於中國而楚亦莫能害則此年之一再伐侵亦伯事之不得已者焦袁熹闕如編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桓以爲議之於朝覲貢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是從違未可知也莫若爲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爲鄭則其位終不可易矣此齊侯之志也高閌集注○世子危不得立桓公爲會以定之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陳傅良後傳○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爭則不可諫則不得桓公會世子而天王以尊後嗣以定孔子曰正而不譎此之謂也劉敞傳○齊桓定王世子而王室安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景王不能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成周城成周之勤晉頃甯王室于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於

未亂之先也汪克寬纂疏 ○桓不以定世子位爲名而世子自定如以定世子爲名而顯然與天子抗衡則何以服諸侯焦袁熹闕如編 ○當是時桓未嘗明告於世子世子亦未嘗明告於諸侯及會桓率諸侯旅見於是諸侯同盟而皆默喻乎桓之心姜炳璋讀左補義 ○餘見殊會門尊王世子不同盟門前目後凡門

率諸侯以定王室桓公有尊周之名也會王世子而不能朝王會首止而不能入見於周桓公無尊周之實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齊侯不動聲色國本已定王室以安桓之功也然以世子而出會諸侯以諸侯不奉王命而會王世子隱然有脅制其君之意其功雖足錄其事不可訓也聖筆直書而功罪見矣華學泉疑義

左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是時中國諸

侯未有從楚之心而惠王啟鄭從楚以間中國中國之不競王室亦有以啟之非齊桓撫以德禮鄭早從蠻夷矣參張大亨通訓高閌集注

文

秋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滅中國之始

傳曰江黃道柏皆弦姻也方睦於齊弦子恃之而不事楚故亡

此見桓之伯僅足以庇陳鄭諸國江漢之間力不及也焦袁熹闕如編○楚之受盟召陵原非心服今瞯桓有事於王室而復起滅國之謀張自超宗朱辨義○桓能討楚復弦足以立中國之威制楚之橫書此罪桓之失機會張洽集注○使齊人能出偏師合江黃以為之聲援弦必不亡而江與黃亦無後日之患家鉉翁詳說○召陵盟前踰年楚即滅弦桓不能問而黃猶恃齊受弦子之奔故黃之亡亦不旋踵是前日之合江黃適以禍之也顧棟高大事表方苞直解參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

許諸侯遂救許

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上書鄭伯逃歸則齊桓之伐鄭書伐書圍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掩矣 汪克寬纂疏

僖七年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故齊力足制之不煩諸侯也 張洽集註

又 秋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孔疏周室既衰貢無常職令齊桓總師諸侯各受官司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請去三族以鄭為內臣管仲諫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桓公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又不受

世子爲內臣之請仲之於桓匡救多矣張洽集注○鄭伯首止逃盟之後六年齊合六國以圍新城七年齊又伐鄭鄭未服也今桓公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即使世子聽命於會其德禮之效歟王元杰讞義○鄭伯先使子華求逋謝過至冬鄭伯使請盟于齊必鄭君身親之盟乃成也觀下鄭伯乞盟可見卓爾康辨義○仲謀桓以辭子華盛德事也齊可以王矣惜其不學道以自刑其國使家有三歸國有六嬖之禍故孔子小之王錫爵目錄○是會陳鄭皆遣世子蓋二國皆新被侵伐陳欲渝盟而未敢渝姑勉强以應鄭欲與盟而未得與猶趑趄不前故君皆不行而遣世子也彙纂案○諸侯圍鄭而鄭不從齊辭子華而鄭請服正邪得失之機可觀矣賀仲軾歸義○管仲可謂以禮服人桓公可謂樂從諫知自克者使桓公從子華之言以詐而服鄭事未必濟且

失諸侯今示之以禮綏之以德鄭不旋踵而請盟家鉉翁詳說○鄭將服而猶疑故使其子請之齊桓欲釋鄭伯之疑故與之盟而信之蓋此盟專爲子華不然於魯宋陳何事而又煩爲此盟邪甯毋會地必鄭求解於魯魯爲之請於齊齊聽魯因求魯地而盟子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謀鄭是一篇之主蓋鄭逃首止之盟王輔以貳楚緩則相爲觀望急則楚交益固故前伐鄭以兵威之此謀鄭以禮服之皆管仲之籌畫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僖八年春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趙坦異文箋曰公羊有鄭世子華四字衍文也下書鄭伯乞盟則鄭世子不與盟可知

左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惠王果以七年崩襄王秘不發喪然不過數日之間豈有經年無君而子帶不知者

乎以經考之諸侯爲襄王謀首止已定洮但尋前盟而已惠王實以八年冬崩王人來告喪而畏子帶作亂所謂告難于齊者近之故諸侯復爲葵邱之盟而襄王以宰周公臨之無秋不發喪之事傳以洮盟爲謀王室故差一年葉夢得左傳讞○鄭自此終桓之世從齊而楚絕迹於鄭桓之伯功盛矣高閌集注

僖九年春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秋諸侯盟于葵邱

左會于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按外傳葵邱之會桓公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首止之盟定王世子之位而叔帶尙有睥睨之心也今世子立是爲襄王元年桓爲是舉以尊之則子帶尙何敢窺其鼎之輕重哉此葵邱之盟有功於周室爲大趙鵬飛經筌○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初會首止尊王嗣而定

天下之大本繼會于洮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終會葵邱明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五霸桓爲盛而桓之會葵邱爲盛汪克寬纂疏 ○襄王之立非惠王之意而惠后猶在則襄王固未知得終安其位否也霸主請於王而與之盟王亦出內臣而臨之有不得已者是以無易樹子猶載之初命葉夢得傳 ○襄王位定而錫命桓公史記所云使宰孔賜桓公彤弓矢大路是也宰孔來而有葵邱之會合諸侯以重王命也夏既會九月諸侯復盟者宰孔已還桓公大明王禁於諸侯也桓公翊戴襄王始於首止中於洮終於葵邱王世子則殊會宰周公冢宰兼三公者也雖不殊會而不同盟王人下士也序於諸侯之上而同盟辨上下明尊卑誠知節哉張溥四傳斷 ○前此鄭厲勤王虎牢有錫後此晉文勤王遂啟南陽齊則槩乎其未有聞非賞薄也齊侯矢心王室辭

落光明𡊮片絕大經猷未嘗厚自表暴故王無割地之事桓無分外之求以視鄭厲求爵晉文請隧相去何止霄壤哉孔孟交與之非偶然也姜炳璋讀左補義○餘見王臣會盟門

左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其在亂乎○公羊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桓以五命之辭約束諸侯皆修身正家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要也然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爲妻之禁不免躬自犯之況諸侯方服而驕公羊氏以爲震而矜之左氏記宰孔不務德之語料其將亂此桓德極而將衰也蓋自再盟幽而諸侯協獻捷治戎存邢衛卻狄盟召陵帖楚而列國安盟首止盟洮而王室寧至葵邱而伯業盛矣奈何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於救許伐黃不恤謀鄫無成而伯業衰矣心有勤怠

之殊故功有盛衰之漸張洽集注汪克寛纂疏○桓公經營馳驟三十年間勞亦至矣然自服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師翼戴天子興衰振治以復文武之業而致王世子於首止令致宰周公於葵邱心盈已甚孫復尊王發微○襄王定位功之大也宜率諸侯朝王聽命桓公管仲不知學此不過假尊王之名以適吾之所便故不暇奔惠王之喪聽冢宰之命於朝既致冢宰於葵邱而又自爲盟焉遥制朝政權自己出此其罪也功不可以不予罪不可以不明程端學本義○襄王初立惠后猶在叔帶伺釁桓請王命而會諸侯王亦出重臣以臨之而奸謀戢矣然桓果能帥諸侯朝王以聽命焉天王自尊叔帶不足慮矣乃於衰絰之中講會盟非禮也遠致天子之宰志矣邱非虔也名爲尊王實圖伯而已矣御纂直解○惠王崩而桓不率諸侯奔喪襄王立而桓不率諸侯

入朝乃屈天子之冢宰出會於外桓之驕抗極矣春秋獨不沒其定王室之功孟子特取其申禁諸侯之詞耳而不書葬惠王不書公如京師桓與諸侯之罪未嘗不著（張自超宗朱辨義）○公羊曰桓公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據孟子桓之會莫盛於葵邱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今以爲叛者九國與孟子正相反且桓之會不過宋衞陳鄭曹許與魯七國雖首戴亦然今但陳不至爾江黃蓋不以爲常也則九國者誰乎此蓋拘於桓盟不日之弊也（葉夢得公羊傳讞）○公羊謂叛者九國無可考趙氏云此會惟六國會鹹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甯有九國叛乎（汪克寬纂疏）○震而矜之有矣叛者九國未見其事據左氏則逃者鄭伯爾（黃震日鈔）○叛者徐彥以厲等九國當之妄也公羊之言蓋亦因晉侯之中道而返附會之（全祖望經史問答）

僖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

葵邱明王禁而狄逼京師不問其夏乃伐北戎則伯主尊王假而已矣（程端學本義高劉然釋經）○狄滅畿內之國而桓公弗圖狄所以侮王室輕諸夏而致襄王出居之禍也（方苞直解）

又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入衛逼邢伐晉滅溫楚滅弦圍許置而不問舍強圖弱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也（汪克寬纂疏引薛季宣）○盟主與微國共行此自為逐利之計狄比歲為中國患今年春掠及近畿捨王畿之近寇而為伐戎之遠役書齊侯許男伐北戎著其私也（家鉉翁詳說）○桓獨徵師於許者前以諸侯之師伐鄭未嘗用許師又為許解楚圍故伐北戎獨致許男而不復煩諸侯也召陵之以江黃伐陳牡邱之以曹

師伐厲于淮之以徐人伐英氏齊桓用師節制如此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十一年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穀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楚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也○冬伐夏始滅黃待救也三時而救不至黃何以存桓之伯業不終矣趙鵬飛經筌○齊桓末伯求諸侯如此其勤也伯業既盛而棄江黃如敝屣何也以德行仁者德愈盛而心愈固以力假仁者力盡志溢則怠矣程端學本義○楚之强自敗蔡始桓於召陵服之俄而伐黃明遏齊也齊師不出於是而遠及徐徐與齊邇齊救不力則天下遍被禍矣故敗蔡一大機也伐黃一大機也惜桓德之衰也陳際泰五經讀○齊不得江黃無以制楚故楚人憾江黃深既滅弦以蕩其藩牆遂以兵潰其心腹而

齊桓坐視其亡滅黃者齊也非楚也家鉉翁詳說○江黃背楚內向知義者也桓文不能存其社稷此蔡許所以世屬於楚不復作中華之望鄭所以犧牲玉帛陳於境上以待強者歟張自超宗朱辨義○齊於江黃弗能庇乃結之為召陵之師未幾次第就滅而齊不敢問則管仲之言信矣且齊嘗用徐取舒而楚即仇徐桓合八國救之卒至徐敗婁林幸而徐稍強未至為楚滅耳顧棟高大事表○滅未有書伐國者而黃書伐江書圍蓋以從中國被兵故誌救而來告也來報歷三時而救援不至此黃之所以滅方苞直解

僖十三年春狄侵衛

楚伐黃而不救霸業怠矣然後狄侵衛鄭淮夷亦病杞胡傳○著華夏之見陵霸圖之不競也湛若水正傳

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冬公

子友如齊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鹹之會二傳無事迹惟左氏以爲謀杞謀王室按王室之事不載於經而明年書城緣陵則謀杞之說與經合孫覺經解○公羊云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按明年楚伐徐諸侯救徐其謬可知陸淳辨疑○案左傳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十二年王討王子帶子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十三年使仲孫湫聘于周請復子帶夫子帶以臣伐君擅召外裔以危王室此天下大變也帶則當誅戎則當討何以不聞齊桓一旅之問反受子帶之奔不執之以歸于京師且於戎則爲之請平子帶則爲之請復是助叛

臣黨外夷也豈管仲之智而出此召戎之事不見於經且戍周之役魯亦在焉周豈有不赴告於魯之理既赴告安有不書而戎之伐周諸侯之戍周經俱無所見春秋尊周攘夷於此等事尤不宜從略故疑子帶之召戎與子頹之亂皆左氏妄載而非其實也豈因後日有召狄之事遂增出召戎以為齊桓之勤王室誇美歟據經書城緣陵則知會鹹專為城杞也戍周之事左氏增造耳顧棟高大事表 ○會鹹而如齊者魯為伯姬故受託幼子今為淮夷所病必為杞請援於齊齊既會諸侯謀之故季友如齊謝會而又請命城緣陵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城邢序三國之師者以三國之師救邢即以三國之師城邢也城楚邱不序者諸侯各助其役如戍鄭之不復序諸侯也城緣陵書諸侯者即會鹹之諸侯前目後凡也蓋當時事勢如此故書法如此 又

存耕趙氏曰左氏非也淮夷若能病杞當深入魯衞過宋而後至魯有淮夷之難矣程端學三傳辨疑　○木訥趙氏曰杞初國於陳留桓六年遷於淳于在今密州淮夷則在今之泗州蓋越魯而後至於此不啻千里之遥無病杞之理經無其事未可據也愚又按遷杞之說經亦無考桓六年淳于公如曹不復杞即并其地至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是杞都淳于始終未嘗改何由中間遷緣陵耶是亦妄矣粢傳十二年書楚滅黄十三年書狄侵衞而於十四年城緣陵疑緣陵爲巖險之地楚狄出入必由之道特城以控扼之與城楚邱之意略同耳顧棟高三傳異同表　○愚按此辨別而確存以備考

僖十四年秋狄侵鄭

張說見書侵門直解說見書狄門

僖十五年春楚人伐徐

楚自召陵後雖崛强然兵車猶未離乎近楚之國今徐居下邳而臨淮泗乃遠攻若涉無人之境者齊霸之衰可見黄仲炎通說○徐近齊魯楚遠伐其無東方諸侯甚矣故齊魯必救之毛奇齡傳

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盟于牡邱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徐去楚遠楚伐徐暴橫憑陵之狀著矣徐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艱也楚兵威及徐而齊之救患顧不力焉葵邱聽命之諸侯不即驅之討楚而又從而盟之人心貳矣不晨夕赴難而次焉諸侯俱在而使大夫將焉列國解體而伯威不行矣書盟于牡邱見諸侯救患之不協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

行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之德衰而志怠直書其事而義見者也胡傳張洽集注參顧棟高○徐為中國取舒以剪楚羽翼故楚仇之與江黃同既滅黃而又伐徐皆所以為報也楚窺桓伯之衰內侵無忌使桓能御楚以存黃則楚可懲而徐不被兵矣失於不能救黃故雖欲救徐而亦無功張自超宗朱辨義○大約齊桓用兵不肯輕於臨戰其盟其次將以先聲懾楚使解徐而去也楚豈懾於聲勢之虛張哉蓋桓之作用止於如此故以為善其救者固非以為德衰志怠不能速救者亦未盡然也桓之德即不衰志即不怠其能一戰安內攘外乎苟戰而不勝則楚勢益張而中國受患益甚桓固自量故如此而止又○餘見書救書次門

又

秋齊師曹師伐厲

左以救徐也杜注厲楚與國○厲在徐楚之間蓋攻楚之必救

以解徐也然楚卒敗徐則此役爲無用張洽集注○厲固楚之與伐其與不足以損楚之一毛徒激楚之憤徐有婁林之敗未必不以此趙鵬飛經筌○救徐不力而分兵伐其與國之微者齊不競矣趙汸集傳○徐無罪而楚伐之厲復何罪而齊伐之乎同爲暴也攻所必救厲非楚所必救也齊不敢當楚而無辭於徐姑分師以伐厲名爲救徐實避楚也直解御纂○齊實畏楚不敢攖其鋒託言攻楚所必救耳齊師既移諸國之大夫益無固志此徐所以不支而楚益無忌也方苞直解

又　冬宋人伐曹

輔齊伯者宋今曾從齊伐厲宋乃伐之是撓齊也朱朝瑛略記○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制夷狄呂本中集解引許翰○諸夏相加兵自莊之十九年於是再見宋襄爲之也陳傅良後傳○齊桓畏

楚不獨爲楚所弱且爲宋所窺方苞直解○趙說見書伐門

又　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以七國之衆不能敵楚千里之孤兵書諸侯之盟與次大夫之帥師於前書齊曹伐厲宋人伐曹於後書楚敗徐於後則齊桓之無志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力具見程端學本義○齊救之而楚卒敗之則救無益也所以病齊桓孫覺經解○桓之救徐而次匡與救邢而次聶北伐楚而次陘同意蓋欲振旅示武不戰以屈敵也而楚必敗徐而後甘心者無懼於諸侯之師也楚惟得志於徐故其後敢與中國諸侯戰至泓之勝而益恣張自超宗朱辨義

傳十六年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戍周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鄫爲淮夷所病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左

氏以爲謀鄫杜注淮夷病鄫也是時中國與楚以淮爲限淮以外皆楚與國長江之險楚人所有也於是會淮必不專爲鄫故家鉉翁詳說○淮夷卽今之臨淮東鄰魯西逼宋南接吳楚與徐前日徐爲楚敗齊救不及故爲兵車之會觀兵于淮趙鵬飛經筌○城鄫之事經不書左氏未可信程端學三傳辨疑○左氏云謀城鄫也或云爲徐謀楚也明年春齊徐伐英氏則齊爲徐謀楚之說信張傳西傳斷○此爲徐謀懼淮夷之與楚合也婁林旣敗淮夷乘間而啟其疆徐必受困故會於淮而觀兵以威之淮夷旣不敢動徐乃可以報楚觀於伐英滅項知此役之爲徐謀也謀鄫其餘事耳朱朝瑛略記○左氏以爲謀鄫杜氏師氏汪氏皆以爲淮夷病鄫謀伐淮夷然合九國諸侯而不見有伐淮夷之師而來春卽伐徐伐楚之與國英氏則此會仍爲徐謀楚而未必爲鄫矣不然

能爲徐伐英氏而不能以諸侯之師伐淮夷耶 張自超宗朱辨義 ○齊桓霸業始於北杏終於淮衣裳之會十一兵車之會四盟幽而下葵邱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霸之盛也厥後鹹之會避狄而遷杞牡邱之盟次匡而救徐霸之衰也至於會淮霸心怠息而霸業遂終 東萊集呂祖謙 王元杰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葵邱之盟東會於淮桓之心直欲耀其威於天下宰孔語晉侯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亦深探齊侯之心歟 呂大圭或問 ○法氏坤宏曰魯頌閟宫云魯侯之功遂荒徐宅淮夷率從蓋謂此也 郝敬行義略 ○邢侯未嘗與齊桓會盟而會淮忽與何也邢自請從於會爾邢舊屬衛十八年與狄伐衛蓋不堪衛之徵求欲伐衛故先從於會 卓爾康辨義

僖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齊爲徐伐郪婁林之役○楚人病徐不能制楚而伐其與國是遷襲也胡銓解○齊能服楚則屬與英氏將爲齊役如江黃諸不能制楚而讐其與國威德衰而伯業終矣趙鵬飛經筌

又　冬齊侯小白卒

桓威加四海而付託非人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功利之在人淺矣胡傳○桓爲盟主四十餘年死之日五公子爭立師敗國危同盟莫爲之援其無遠識而不得人心可知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齊桓總論

伯圖之興小白爲首伯權之重小白爲盛小白未興之前天下不知有王小白既興之後天下始知有霸天下不知有王君子以爲憂矣天下始知有伯君子又豈以爲喜乎春秋之初鄭莊一時之雄而石門之盟齊序鄭上其後蒲之役齊衞以事胥命蓋衞北州之侯而齊

東方之望國也是當時諸侯所望以爲伯者獨在於齊然是時有相盟者矣而未有合諸侯以同盟者合諸侯以同盟者自小白始有相會者矣而未有合諸侯以大會者合諸侯以大會自小白始同盟而有主盟同會而有主會其事則前此未有也是以當時諸侯亦疑焉而未至北杏之會小白圖伯之始也而宋陳蔡邾僅以大夫至則決純乎從齊也迨夫盟柯結魯而後信聞於諸侯伐宋而後威行於列國於是鄄之會鄭衞至再會于鄄陳侯至又會于幽魯亦至魯至則諸侯皆至矣至莊二十七年再盟于幽則始授之以諸侯自是會于檉盟于貫會于陽穀盟于首止于甯母于洮于葵邱于鹹于牡邱于淮諸侯無不從焉召陵之役諸侯之大夫一語不可則其身見執其國見伐首止之盟鄭伯逃歸則新城之圍伐鄭之師不至於乞盟不止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者未有如桓公之盛也諸侯之所以從

者何也春秋之初王綱淩弛天下未有知尊周者小白起而尊周室春秋之初列國紛爭諸侯未有寧處者小白起而安中國春秋之初夷狄猾橫荘閔之間益以盛强莫有能攘卻之者小白起而攘夷狄鄭伯禦王而不恤王人救衛而無功此何義也首止之會世子在而王室安洮之盟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葵邱之會周公實在不與諸侯之盟此義一明而諸侯無敢不服矣魯齊鄭會於時來而入許齊陳鄭遇於垂以圖紀此何景也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盟征伐共而列國無相伐衛既亡而復存杞幾危而復固邢為狄伐則為之城鄭為楚伐則為之救此權一執而諸侯無敢不聽矣戎伐凡伯荊虜蔡侯狄人猖獗淮夷侵侮此何時也序績召陵而荊帖陳旅聶北而狄退獻捷於魯而戎弭陳兵於淮而淮夷畏此功一振而諸侯有所恃以為安矣諸侯之奔走畢從以是三者故讀隱桓之春秋見天下無

王而紛紛莫之定也讀莊閔僖之春秋見天下有伯而援攘者有所依也是伯圖之興固天下之至幸也然隱桓之間天下雖不知有王而王之實猶存何者王之威令雖不行而其權猶未有所移也閔僖之間天下既知有伯而王之實已泯何也移其所以事王者而事伯也則伯圖之盛又非天下之至不幸歟（呂大圭或問）

修內者王修外者霸修內者逸修外者勞修內者本於心遇機之來則應之機靜則止何勤何怠修外者本諸物物來無窮而智力有限一日少懈則智力有窮矣齊桓五伯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以為鄄之會伐鄭而為幽之盟諸侯無貳矣而後伐戎伐徐徐戎卒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衞則封之杞則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掎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與次陘之役成召

陵之功則攘外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爲會定世子之位襄王踐祚又爲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而王室定矣內和諸侯外攘強楚上定王室桓公蓋以三王之功不我過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黃齊不救狄侵衛齊不知旣而楚知其怠而易與於是履東夏而伐徐桓公合八國諸侯于牡邱顧望不進乃命大夫救之而徐卒底於敗一桓公耳而前日之桓公非今日之桓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生修外而不修內也趙鵬飛經筌 僖十七年

春秋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桓公之方伯桓公之旣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不報王師出伐無功凡伯書伐戎强於北蔡師書敗荆盛於南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

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狄書人而參盟此桓公之既沒也桓公一身盛衰又三變伐鄭侵宋侵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闕理未熟檢防易肆此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邱以前衣裳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所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爲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合盛而驕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卞則家法虧蓋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伯爲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爲不遠李廉會通　僖十七年

桓得管仲而任之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與國高各帥五鄉作內政而寄軍令與鹽筴以盡海王之利以三選擢賢始於鄉長之推繼於官長之選復親自貲相於是民皆勉於爲善相地而衰音註征山澤各致其時重聘幣號召天下遊士反棠潛於魯

使爲南伐之主反臺原淶里於衞使爲西伐之主反柴夫吠狗於燕使爲北伐之主齊國之境南至餡陰西至濟北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左氏於桓公事多略故具於此又莊十三年

齊桓於事之難濟者不求速濟而終於必濟鄭則十有二年始服楚則二十有五年始盟定計於堅忍不搖收功於雍容不迫雖伯者規模有王者氣象洪咨夔春秋說

管仲守信不貳行法無移不藉樹蓄務富民財不大興兵務舒民力定王室齊魯難制荆楚抒夷狄此其所以虎視中原也若夫殺子糾而父子兄弟之恩薄天王出不能奔命而君臣之義虧魯晉宋有弑君之賊不能討也陳有殺嫡立庶之罪不能正也鄭有兄弟爭國之禍不能平也不從已則伐宋伐鄭伐陳執濤塗厚自封殖則滅譚滅

遂處已若是何以服人馳心於功利之域故卑也李明復集義引胡宏

齊桓之於諸侯皆列國爾地醜德齊莫能相尙一旦起而號令之非由積德累仁以聽天下之自至迫於不得已而應之苟可以得志於天下者無不爲之損德害人而不恤焉作內政以強兵設輕重以富國滅小弱以廣地結強大以植援威聲震讋之下是以諸侯懼而從之如此其易也故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黃仲炎通說莊十五年

管仲以富國強兵爲威制張本力既足以勝然後假仁義以行之故能不以兵革而一正天下然言功利實自此始後世皆陰用其術而陽諱其名功不及之而禍反滋焉黃震日鈔

齊桓還自召陵君臣驕盈由識量淺狹雖稍伸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彊楚之燄諸侯睦者漸乖合者漸離楚得以窺其間使中國自救不暇而霸業衰矣故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家鉉翁詳說僖四年

桓公帥諸侯尊周室其實帥諸侯以尊已假尊王之名以令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制之以力也程端學本義莊十五年引孫氏

入春秋而王室之衰甚矣然而桓王伐鄭則三國從之四國伐衞則子突救之餘威猶存也賵聘錫命以魯一國觀之則所以羈縻天下者可知是諸侯猶藉王命以爲重天子之於諸侯猶未截然扞格苟有能興之者猶足與爲政於天下也使齊桓舉太公之履以修周召共和之舊修朝覲聘問之禮爲諸侯倡侵伐盟會必歸命於天子然後扶控大小庶邦以問罪於天下如宋萬魯慶父之弑逆則誅之諸侯有自相侵伐者則討之捍戎於曹攘狄於衞因以責貢於楚天下有不翕然尊周者乎顧乃强摟諸侯而盟之且春秋書滅國自桓公始一日齊師滅譚再曰齊人滅遂以誅其罪也楊于庭質疑

傳云存三亡國杜注指魯衞邢竊謂魯雖有慶父之變何至於亡不

得在其數蓋謂杞與邢衛淮夷病杞不遷亦將亡也傳所云薄德謂因亂取魯緩救邢衛竊謂因亂取魯固不必辨而救邢雖稍緩功亦大矣封衛又豈緩乎蓋概言其德不及古先聖王耳傅遜左傳辨誤

桓有大功三無召陵楚無周也無首止天王無周也無葵邱諸侯無周也春秋所以予桓陳際泰五經讀

北杏肇績魯衛不至鄄幽繼盟宋鄭懷疑迨三國存而大義始昭江黃服而蠻方始懾至貫澤陽穀之會遠侯畢集矣桓公端委搢笏以朝之盛之至也而其後功高志滿盛極漸衰者無他管仲死也故桓公中主也得管子而名彰聖人所以不稱桓公而歸美管仲者爲其持大體正名分兵力甲於天下必不敢敎其君爲鄭人繻葛之舉也至尊莫如王子定其位而覬覦絕於天下矣至親莫如哀姜誅其罪而淫亂絕於諸侯矣侵伐不勞大師盟會不煩小國功高來天王之

寵猶凜天威而恐隕越何規模之宏遠乎馬驌左傳事緯

春秋之世之趨於伯非自齊桓始也桓八年楚已合諸侯于沈鹿矣十一年屈瑕盟貳軫矣脫無齊桓而天下之勢將遂折而入於楚故當日之望齊桓如槁旱之望甘雨也然而齊桓攘楚之功不及晉文十之一何也城濮一戰天下翕然宗晉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滅弦又踰年而楚圍許滅黃伐徐楚之桀驁不能稍減故穀梁子謂桓之得志爲僅此非桓之劣於文也管仲與令尹子文並世而生管仲有節制之師而子文亦有持重之計召陵之役按兵不出遣屈完如師方城漢水數言隱然有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之計故桓不得已成盟而退楚未大創故天下從違之勢未分也使如得臣之輕脫囊瓦之不仁一戰而勝全師壓楚責其僭王與侵奪諸侯之罪還楚舊號悉反侵地豈非赫然王者之師哉然桓之志在服鄭而已當日北方多

故狄病邢衛山戎病燕淮夷病杞伊雒之戎爲患王室桓公左支右吾之不暇明知天下大患在楚而未暇以楚爲事以爲王畿之鄭不向楚則事畢矣故終其身竭力圖之至如楚之江黃晉之虞虢以爲鞭長莫及無如何也且管仲相桓以大義服人未嘗交兵與諸侯一戰其意以愛養民力勸恤諸侯爲事故仲尼許其仁也顧棟高大事表

齊桓大本不立心術未純故規模小而局量淺驕矜之色易形荒逸之譏不免然其生平以力假仁而不好戰夫子所以予之張自超宗朱辨義

以萬世之人心而論則霸者當黜以春秋之時勢而論則霸者當尊霸之當黜也爲其於仁義而假之陽爲尊周室之名陰遂其自私自利之實也故孔子以爲器小孟子以爲三王罪人然假乎仁義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也陽爲尊周室之名者猶知周室之當尊也嗟乎東遷之後天子之喪求賻求金不能應至王室不能以喪赴天王帥諸

侯以討寤生不朝之罪而射王中肩此時求一假仁仗義以尊天子者其可得乎官受方物修其職貢使衰周猶繫乎人心霸者之力也猾夏者楚也有霸以後止有一楚無霸以前秦晉齊宋皆楚也小國日就夷滅矣齊桓創霸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而諸侯不敢肆自是晉文至悼世爲盟主博尊周恤小之美名不敢貪諸夏之尺土也受小國之愬而時合諸侯以討之執之也雖楚之横暴猶挫其鋒惴惴恐霸者之議其後不然旅何人斯肯存三國而不有哉迨襄二十七年宋之盟南北分衡守七年皷之盟天下無霸於是七雄起小國滅而周鼎亦移然則桓文於三王爲罪人而覩春秋之諸侯則功臣也管仲於聖賢爲器小而覩春秋之卿大夫則仁人也此孔子所以仁管仲而孟子亦稱桓公爲盛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或謂齊霸方盛而天子蒙塵不能削平禍亂輸晉文一籌呂東萊曰

周室東遷虢鄭秉周政與周最親凡有患難一國首先任爲己責齊桓雖圖霸終退然讓之知當時尚不以甲兵强弱爲事諸侯尚稟王命據此則王室之亂初不告命諸侯而獨與一國謀觀魯史不書其事則齊桓未可厚責也又

桓文總論

霸者之處心行事純疵半焉公矣而不能不私仁矣而不能不暴信矣而不能純乎信義矣而不能純乎義家鉉翁詳說

孟子謂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而春秋與桓文何也孟子談王道故不錄霸功春秋示王法不欲盡廢天下之功而不錄也王道盛明中國尊安固無事乎霸王綱陵夷諸侯恣擅猶幸天下之有霸故夫子平日議論間有取焉自周室之東威令久廢不獨楚僭王也鄭莊周之卿士至於侵犯王畿射王中肩齊襄卒宋魯陳蔡敗王人救

衞之師則五國皆叛矣環視四方莫有能倡義尊王者幸而桓公出焉文武成康之業所以未墜於地者謂非創霸之力不可又王霸之辨德與力而已齊桓名義最正者救邢封衞之舉首止葵邱之盟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已之霸也其於小國則滅譚遂降鄣遷陽皆以力服之於楚雖能受盟召陵曾未數年滅吾與國之黃不能救也旣又伐吾與國之徐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其於晉未能使之一與會盟取虢與虞不以滅同姓問之殺世子申生不以易嫡子正之葵邱將會而還亦不致詰之蓋力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城鄫而不果狄侵衞鄭而不能過是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宋曹衞邾之師已見伐矣若晉文之譎覩齊桓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曰示云者表揚之

以夸衆也朝王而遂請隧焉是名爲勤王而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桓文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不能服其心眞德秀大學衍義十四

桓文有尊周室安天下之心惠王寵子帶欲廢太子齊桓會首止以定其位齊桓沒叔帶卒亂周室天王出居于鄭晉文迎王入王城誅叔帶則二君之大節可見桓之會葵邱稱盛明王禁也文之盟踐土稱信獎王室也聖人所以發其功稱其仁惟不能遵王道之正征伐自出貢賦自專則其霸爾王晳皇綱論

五霸桓文爲盛而聖言抑揚不同譎正之心迹判焉稱管仲之仁與民之受賜于仲卽予桓也桓之會盟北杏陽穀在齊境幽檉貫葵邱則宋地鄄首止鹹則衛地甯母洮則魯曹之地耳文二出而會十國于溫要天王于河陽盟王入列國于翟泉皆近王畿外則挾王室以

警列國內則怙威勢以逼天子此譎正之所由辨也文以定太叔之難遂逼取樊溫原攢茅之田圍陽樊而啟南陽僭有王土蒐于被廬作三軍蒐于淸原增爲五軍至景公遂僭天子六軍之制將佐六卿至景而卿十有二始僭皆自文公其罪大矣程公說分紀晉世本後論

以桓公之盛初時服楚遷邢封衛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何故昔強今弱蓋自葵邱之會志得意滿伯業漸衰晉文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乃使孔達侵鄭不能使諸侯畏威至於用兵亦是伯業衰處大抵伯業皆如此呂祖謙左傳說

桓霸三十年方成文則兩三年做許多事桓雖有兵車之會然史無可書之事亦無可喜之功文之事業史策粲然而不如桓霸之無迹又如齊桓之興便存已滅之衞歸乘馬門材等收邢具器用而遷之存桓亡國如此晉文伐衛使衛失國君臣互相屠戮執曹伯使其國

亂乃復之皆文不如桓處又

齊桓成霸業無迹晉文成霸業有迹文所以不如桓然齊霸不繼而晉霸不絕者管仲一身在事不爲齊求人材而晉專務收人材狐趙之徒倡推賢讓能之風直至景公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波流之及至于如此晉霸所以長久齊霸所以不永也又

桓文譎正固有辨矣然循流究源桓之罪過於文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使小白主伯之後卽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重耳遂無所憚章潢圖書編

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葢其權散桓文之旣出也權旣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葢其權聚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羣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

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諸侯玉帛相率走於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兵車之會未嘗請于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邱踐土者諸侯之翕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邱踐土之甚者戎狄攘斥中夏乂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摟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爲道耶其爲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爲義耶其爲無義耶勤王攘夷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滅譚滅遂本以

自肥敎曹畀宋爲譎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專論功也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夷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惟者亦非天下之幸也唐順之荆川集讀春秋篇

桓文之扼楚力有難易桓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文所從者齊秦皆強國故一年之間僅連三國之師而克楚又

聖人予桓文以其假行天子之事如上書狄伐邢下卽書齊人救邢上書狄入衛下卽書城楚邱楚伐鄭而桓有召陵之師楚圍宋而文有城濮之戰楚以彭城封魚石而悼公圍宋彭城皆爲齊圍非晉不解攷伯統未興與伯迹既熄則有坐視而已從此處著眼聖人褒貶

微意與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處和盤托出紙上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桓之伯爵宋久而後合會鄄乃伯之始然宋人猶或主兵衞鄭未免復叛其難如此晉文則一戰而伯矣蓋霸之初諸侯猶未肯推擁一人聽其號令故難也至文公時諸侯習熟見聞惟強足庇民者是從故一勝而皆宗之所處之時有難易也顧奎光隨筆○齊桓時楚雖強而未盛故召陵之師緩晉文時楚與中國爭盟矣故城濮之師急齊桓時惟蔡鄭與楚而江黃及徐尚有從齊者故可整兵相向晉文時宋齊兩國外皆服屬楚故必致楚來戰乃能勝之時勢異也又

齊桓之世楚非不彊也然用師不過淮漢之間中國諸侯未至大病既而召陵觀兵屈完來盟齊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楚服焉晉文之時楚勢方熾號召中國諸夏咸拱手聽命非用大創楚豈輕服中國諸侯亦未相信也文公復二國以助己執一使以怒敵我得其利楚受

其愚城濮一捷諸侯景赴於是驚晃上賜牛耳獨執楚人乃不敢北覗矣故召陵之師較晉爲逆而城濮之績視齊爲烈時勢不同遲速異效桓文之事正未可以低昂也馬驌左傳事緯

○宋楚爭盟交兵始伯獨書爵辨　曹南鄫子後會辨　會孟獻捷不書宋爲魯諱辨　戰泓敗績諱不書宋公辨

僖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左傳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公子無虧立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立孝公而還

春秋不書公子昭奔宋不書納公子昭而但書伐齊則伐喪而已矣宋襄志在爭伯春秋不使其得假託孤之說以爲名也書伐齊書及齊戰書師救齊書狄救齊屬辭觀之可見華學泉疑義○

傳序齊桓諸子皆以其母之次第爲次第非以無虧爲長桓卒

亂作宋納孝公於義未爲不可然春秋不書納昭而但書伐齊不書昭歸于齊（実赤之例）而但書齊師敗績者伐齊之役乃宋襄圖伯之事也名爲納昭意實爭霸故止以伐齊書著宋襄之欲繼霸也胡氏乃謂春秋以奉少奪長爲宋襄罪亦淺之乎論春秋矣其書師救齊狄救齊又以著宋襄之德與力皆不足服人以致紛紛與爲敵亦非以救爲善如胡氏所云也以宋主兵者春秋固記宋襄圖伯之始事也（葉酉究遺）○立嗣以君父命足矣何待屬於鄰國之君管仲何至若是此蓋宋襄誣死誣生之辭耳而左氏受其誣惑矣宋襄自僖十五年伐曹齊桓在時已有爭伯之志桓公卒而孝公奔宋宋得之如奇貨挾之伐齊猶懼不勝以孝公爲先君所命則其名正以已爲齊侯所屬則其辭順幸而戰勝卒立孝公齊國以爲信然不知宋襄實欲立威攘伯借

孝公以挫齊耳 黃仲炎通說 ○宋襄志在爭伯而特假託孤之說誑齊人以納孝公春秋不書納公子昭而但書伐齊且以宋主甗之戰則伐喪而已矣攘伯而已矣此聖人誅心之法也 顧棟高大事表

僖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圖伯而伐齊喪執滕子如此欲伯得乎無德而肆暴所以無成 吳澂纂言 ○趙汸曰齊桓卒而宋執滕子晉伯衰而宋圍滕宣九中國無伯小國之憂也宋襄執滕子身亦執於楚宋文圍滕國亦圍於楚中國無道蠻夷之資也 御纂直解 ○宋襄前年伐曹而曹即從宋伐齊以爲諸侯可以力服於是虐國君使諸侯不敢不聽命而不知曹已先叛矣旋伐曹再伐鄭而即敗于泓夫以齊之大而圖伯之初猶屈己以求宋魯宋乃專恃威力宜其敗不旋踵也 顧棟高大事表 ○齊桓九合皆魯宋陳衛諸大國而邾滕同

役者鮮焉故德足以懷力足以威也宋襄圖伯乃示威於小國非惟德薄謀亦愼矣方苞直解○滕自盟幽後不與盟會者幾四十年齊恕之而無責桓之所以極盛宋執之以立威襄之所以無成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夏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於邾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襄此盟從之者曹人邾人而已諸侯不服可知也與北杏之會異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宋襄不能致曹枉駕以盟曹曹鄰于宋而弱于宋猶且不服況諸侯乎鄫則後而執之所與偕者僅一邾而已未幾曹復叛去不得已乃求諸侯于楚計愈下而心愈拙矣黃仲炎通說顧棟高大事表○齊桓沒而諸侯悖亂如此孔子所以有一匡天下之言也然王者化及人心遺風餘澤久而未斬伯者使

人革面骨末寒而亂作其禍有甚焉者王伯之效於斯可見陸端學本義

○曹與宋接壤宋在曹西而邾距曹東三百餘里宋公旣盟於曹南邾非其歸路鄫子何由得遇於邾公羊以爲後會非也鄫近於邾邾欲圖之因宋怒其不會請於宋爲此虐謀而詐與會耳當時以爲宋實使之春秋拚見其情歸罪於邾而已朱朝瑛畧記

○愚按程積齋顧復初引劉氏趙氏家氏說辨用鄫子者非宋所使會盟非會曹南之盟所辨甚是與朱說合程說見書會盟顧說見書執

○駁始伯書爵見春秋之初大夫書人門○書法與北杏同陳氏遂以此爵宋爲予伯鹿上人宋爲不予伯李氏亦謂始望宋之能伯繼罪宋之失德然春秋於桓文猶不得已而取之北杏原非予桓而謂曹南予宋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宋人圍曹

齊桓之伯屈意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宋襄不從子魚乃省德之言亟事干戈宜其不伯張洽集注○伐齊盟曹南從宋者惟曹邾二國襄公若遇曹伯以親諸侯可也而專事威强殘蔑小國欲以力爭不亦難乎沈棐比事○傳曰討不服也曹屢與盟非不服矣無罪而伐之無名與盟而伐之無義子魚曰無闕而後動無義無名是謂有闕而妄動何以服人湛若水正傳○當時鄭人滑狄侵衛魯伐邾以中國無霸而動也宋襄苟能治其所當治則義聲暢而伯業成矣比事以見義宋之圖曹非矣家鉉翁詳說

又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左傳見盟以國地門

楚欲得志於天下久矣齊桓討而攘之桓霸稍衰滅黃敗徐驕驕抗衡然尚有所懼也齊桓既沒宋襄圖霸而諸侯不服陳乃借不忘桓德之說招楚入盟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之者受

其謀而楚因是得行其志焉齊孝忘其父之攘楚納之國都而與盟魯僖亦忘荆舒是懲之志偕之同歃南北之合成陳已為向戌開先其後役屬於楚而終為楚滅是陳自招寇也宋襄見此役以為楚之強可以得諸侯於是求諸侯於楚而已偃然居齊楚之上夫以楚之強悍豈肯以諸侯授宋而已屈伏為其下者乎其見執宜矣叅張洽集注顧棟高大事表　○當人心渙散之際而借無忘桓德之名以糾合諸侯楚之謀也爭霸始此黃仲炎通說　○以中國之大楚雖強未必敢遽窺上國也中國始卑而楚始尊矣賀仲軾歸義　○鄭叛從楚與陳蔡合偕不忘桓德之言以欺齊齊孝不察納之國都而與盟魯亦同歃夷夏之防從此潰矣首陳蔡畢其倡謀也姚舜牧疑問　○此會為桓公之辱大矣桓公以四十年圖霸服楚艱乎為力墳土未乾而諸侯召楚以盟於其側諸侯則

然爾孝公非桓之子乎父擯之以除中國之患子盟之以爲天下之害（趙鵬飛經筌）○首陳何也左云陳請修好以無忘齊桓之德夫不忘桓德請於桓之舊盟可耳何援楚入盟是知陳之請楚之謀也楚列齊盟自此始蔡鄭皆楚黨也（御纂直解）○卓氏曰先陳主是盟也鄭後楚何也鄭爲楚私不可不後楚也陳蔡故從楚者也先陳蔡爲正其體也鄭新服者也後鄭正其罪也此論最精（朱軾春秋鈔）○齊忌宋之奪其霸權而暱楚計自有此盟然後宋孤而中夏之勢大屈盟薄戰泓曹衛亦折而南嚮至於戍穀逼齊合兵圍宋遂有鞭笞天下之心曩令齊魯宋衛同心則陳鄭將附楚不堅楚豈敢深入內地虐執盟主無所忌哉（方苞直解）

僖二十年夏鄭人入滑

齊桓沒諸侯兵爭弱小被其毒宋襄欲伯當糾其罪而懲之如

鄭入滑當先糾者也舍是弗爲而執滕圍曹是爲暴而已矣家鉉翁詳詳　○王氏說見書入

又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家氏趙氏說見中國夷狄特盟門

又　冬楚人伐隨

莊以前兵加江漢未有告命今爲同盟之國遂假告慶策書爲恐動諸侯之計李廉會通　○隨漢東諸侯之大者而叛楚則是時楚之力未能綏定南方也苟能收之以爲用則中國拒之於內漢東諸侯撓之於外楚必不能得志也惟中國甘心棄外藩於楚而且以中國援楚楚內無中國之憂得以陵江漢小國小國不支盡折入於楚楚無外患而勢益强遂與中國爭長矣真仲輔歸義

僖二十一年春狄侵衛

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橫決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患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為中國患者狄與楚楚亞大未易治狄悍而微宋襄與其盟楚而求諸侯盡若伐狄以寧諸夏能治狄而霸政舉矣乃舍其力之所可及義之所當為而為其所不可為狂躁害之也家鉉翁詳說

又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宋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齊晉攘楚所以成霸宋襄反求諸侯于楚便不能攘夷狄尊中國霸業所以不成呂祖謙左傳說○宋襄欲合諸侯而德義不足以威人曹南之盟僅能脅服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更無從之者而楚之勢力足以威人齊之盟不特陳蔡鄭從之魯亦從之此宋襄所願欲而不可得者故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已是求內

於虎也其遭執辱宜哉吳澂纂言○齊桓攘楚以安列國宋襄盟楚以求諸侯汪克寬纂疏引胡甯通旨○愚哉宋襄之圖伯也齊桓之與協比諸侯輯寧東夏垂二十年內外無患小大一德而後敢問罪於楚宋襄不德執滕君虐鄫子貫怨於曹結憾於魯諸侯皆哆然外之獨齊孝以其納已之故不得已而從焉然前年盟齊亦同楚人之盟矣保其無二心於宋哉乃一旦欲以隻牲尺書服虎狼之楚是大愚而不移蹈死地而不恐者也趙鵬飛經筌○齊桓死宋襄以爲天下惟吾獨尊楚蠻夷可以名市也齊爲吾所立必不叛我其餘小國可折箠驅之耳於是虐小國以示威盟鹿上以餌楚而已偃然列其上是不特楚憾而齊亦憾并諸小國亦俱憾楚喜宋之見與此盟勉列其下盟盂而即辱之矣顧棟高大事表

又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

伐宋

左會于孟子熊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宋求諸侯於楚而楚許之故爲此會宋爲首事故先之然能致諸侯之來者楚也楚以子爵序侯伯之上而亞於宋公則此會楚爲之主齊之盟楚序陳蔡之下鹿上之盟楚序齊下蓋楚初與盟猶未敢偃然自肆也至是位列國諸侯之上而兩伯之伉不待春秋之終已見矣吳澂纂言汪克寬纂疏○宋襄所恃者有恩於齊而已鹿上之盟幸脫虎口者以齊在也此會齊不至陳蔡鄭許皆楚黨而曹又宋之讐也見執固無疑趙鵬飛經筌○宋襄非但不識楚之譎詐且不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爲是會也張洽集注○岷隱曰齊桓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輕於挑楚於是楚狎侮之曰盟則與之盟曰會則與之會至則執之如玩嬰兒於掌股之上

黃震日鈔 ○序楚子於上者著其强也列諸侯於下者卑其弱也金賢記愚 ○楚子何以先諸侯宋襄欲圖霸而會楚子諸侯推先楚子也諸侯知宋襄不足霸則勿會而已會而先楚子遂使楚子得以爭中國則宋與諸侯之罪也葉夢得傳 ○中國未嘗不尊四夷未嘗不畏中國時有盛衰夷狄時有竊發得志於中國者有之然得志者其暫而不可得而覬者其常也惟中國甘心與夷狄爲伍而不恥夷狄以中國爲易與而其志遂肆不可制矣齊之盟引入中國鹿上之盟尊爲等列楚遂玩中國於掌中賀仲軾歸義 ○執宋公者楚子也不言楚子執之不與楚子之執宋公且分惡於諸侯也楚子何以先諸侯不先書楚子則無以見執宋公之爲楚子且無以見楚宋之爭長也牛運震傳 ○諸侯會宋地宋襄主盟乃無故而楚子執襄以伐宋此必諸侯惡襄不道執殺國君

因以此報之維假手楚子實則諸侯其爲故以盟齊之役先有以結之故也書其事而諸侯之罪自見胡氏謂五國之君不能相救夫陳蔡楚鄭皆盟齊之國唯許曹新會而曹又屢被宋伐豈肯救者毛奇齡傳○盂會使齊魯大國皆會楚亦未敢遽執宋公齊孝避而不前蓋忌宋霸之成而不知轉授楚以柄也魯則自外於會以孤宋先盟於薄以附楚楚之張齊魯成之也方苞直解

又 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諸侯從楚會盂伐宋魯獨不與故獻其捷以威魯也魯是以從楚而爲薄之盟吳澂纂言○宋之曹南鹿上于盂三會魯皆不與楚悅魯之不與宋也通好以結魯故公會諸侯求釋宋公而楚卽聽之文定謂不書宋捷爲魯諱也夫旣未獻而魯受之矣又何諱哉且旣以同執同伐罪五國之聽命於楚又以會諸侯釋宋

公罪晉之不能救宋討楚反盟楚以求釋又豈以不書宋捷爲伸有道之弱而沮無道之勝哉則所謂諱者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公羊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公子目夷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衞公子目夷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逆襄公歸○宋以乘車而往楚伏兵車以執豺狠之心何可量也甚至獻捷以脅魯會薄以受盟操縱大權不在中國而在外夷

矣王元杰讞義〇魯爲望國楚欲借以號召天下盂之盟僖公不與故使宜申獻捷脅而誘之公畏楚而來楚既得盟魯即慨然釋宋公以見德而堅魯之服從卓爾康辨義〇楚子釋之也春秋則曰會諸侯不許楚得制中國之命也李明復集義引胡宏〇春秋以爲中國之大耻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其盟其釋若皆中國諸侯爲之所以立中國之防而全中國之體姚舜牧疑問〇會于薄釋宋公者諸侯請於楚而釋之也操縱在楚也其不曰楚釋而以諸侯自釋爲文者存中國也黄仲炎通說〇宋天下之要樞也楚得宋而天下可圖矣既執宋公而復釋者何蓋楚方會中國諸侯未盡服從姑假魯以釋之是楚之狡也張溥四傳斷〇當日晉齊諸大國坐視宋公屈辱而莫之救公獨不畏强楚而爲之謀意良厚矣而傳者乃以爲魯罪不已甚乎

即會而請釋亦非有賄賂卑屈不可以對人者何諱之有獻捷不言宋不待言也執之釋之不言楚子不以執與釋之權予楚是則春秋書法也朱軾春秋鈔　○書法蓋以釋宋之權予魯也胡氏謂魯宜拒其使請於天王討之張氏謂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辭明宋之直正楚之罪則楚當愧屈而歸宋公二說可謂闇於勢矣以楚之詐豈能自服於義以楚之強桓文用全力僅勝之魯能聲罪致討乎事固有理如是而情與勢不能者顧奎光春秋隨筆　○諸侯即會孟之五國未嘗不爲宋請而楚必得魯之盟而後釋之蓋楚之狡計欲借一宋以市一魯也自是魯甘心從楚矣顧棟高大事表　○又見書公會諸侯門會盟書所爲門

僖二十二年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襄嘗困於楚矣疾疢已甚而德慧術智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

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張洽集注 ○鄭之從楚力不支也宋且不能抗楚而就執辱何以責鄭甫脫縶囚遽率諸侯伐鄭豈非力小任重歟顧棟高大事表 ○會盂之辱宋不振矣而衛許滕猶從以伐鄭知當日諸侯尚有怒荆蠻而快大義者也修德以和輯諸侯未嘗不可得志于楚而遽興師挑釁何也自敗于泓而衛許又皆向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宋公見執而三國旋棄楚就宋蓋深懼楚人之暴而思中國之有霸也能修德禮以綏諸侯息力蓄謀觀釁而動猶有濟也乃急於爭鄭以致楚師其敗宜矣方苞直解

又 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楚子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穀梁泓之戰以為復盂之恥也盂之恥宋襄有以自取

之治人而不治反其智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宋襄脫釁鼓之餘而歸不能責躬自咎修德養威乃挑楚釁而不量力以鬬衆敗身夷此自取也趙鵬飛經筌黃仲炎通說○宋不能服鄭伐鄭以致楚兵是之謂召釁又不知好謀而成以致敗是之謂玩敵湛若水正傳○書及楚戰權在宋也楚張甲兵以臨之畏避不戰將奉社稷南向其爲辱也不亦甚乎宋公不肯屹然而與戰戰雖敗未嘗折入於楚楚雖勝未嘗奄有乎宋宋公之志見重於春秋矣惟平日不能和合其民臨事不能節制其師致身傷兵挫則春秋所譏也陳遷鶴紀疑○宋襄一會虐二君何有於重傷禽二毛曹南口血未乾而圍曹何有於不鼓不成列而公羊氏大之以爲文王之戰不是過亦太甚矣俞汝言四傳糾正稱美而失情實篇○一戰師敗身死取笑天下然與楚戰猶有雪恥之志勝於遭挫

辱而即降屈者以覘鄭之入朝魯之乞師何如哉春秋猶未深惡之也其敗不必諱汪氏以爲不書宋公敗績爲中國諱辱者非也前不爲宋公諱執而此爲宋公諱敗耶 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前納齊孝乃宋襄擭霸之心齊知之矣特已受其援立之恩姑聽命而未心服諸小國亦不甘也於是陳蔡召楚與齊盟以顯與宋敵宋乃求諸侯於楚鹿上之盟齊勉強一來而居宋下不甘盂之會即不至迨至宋公見執於會盂受傷於泓戰遂顯與宋貳而乘其敗報其伐喪焉齊之盟本欲擯宋今責宋以不與齊盟所謂欲加之罪也 顧棟高大事表 ○齊孝伯主之裔楚氛日熾執宋公不問伐宋公不救已失大義而隳伯業矣况又乘其師敗身傷而伐之耶先公攘楚而宋兩世

輔伯是楚敵而宋鄰也伐鄰以快敵有人心者不爲左氏謂討不與齊之盟鹿上宋齊已同盟顧舍鹿上之與而討齊之不與哉蓋齊實以報甗之役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討不與盟齊以是知齊之忌宋尤深也方苞直解○齊已與鹿上之盟忽以宋不與盟于齊爲討非其本意也楚勝故媚之宋敗故侮之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夏宋公茲父卒

左傷于泓故也

又

秋楚人伐陳

左討其貳于宋○宋盟曹南伐鄭陳皆不與而盟齊會盂伐宋並從楚未見其貳於宋也蓋以伐宋之後鄭朝楚而陳不朝故假以爲辭而伐之耳方苞直解○陳招楚爲盟而反討其貳蓋伐之以懾後來者使陳不敢他向耳陳自是從楚矣顧棟高大事表

僖二十四年左氏傳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宋自是亦從楚矣顧棟高大事表○按是時陳蔡鄭許以近楚而從楚魯以周公之後而從楚宋以先代之後至此亦從楚楚又結曹而晉於衞諸侯俱拱手南向未服楚者齊與晉耳而齊方爲楚所逼二十六年伐齊取穀天下之勢岌岌矣又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齊桓卒楚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春秋所懼也陳傅良後傳○此見中國無伯楚得執討伐廢置之權也焦袁熹熙如編

宋襄總論

齊桓之霸修外不修內故不免於亡若宋襄者內外兩不修而至於亡者也其伐齊也以爲霸統在己故師未反而執滕子遽爲曹南之盟以爲諸侯無敢不從而來盟惟二小國鄫子又不至怒而用之既

為不道曹叛之乃闔曹滕怨鄫亡曹叛邾去宋之為宋惸然而已而陳蔡又召楚盟于齊則東諸侯一舉從楚矣乃盟楚以求諸侯夫諸侯豈可求於楚哉楚得諸侯肯挈以遺宋哉宜盂會見執也迨脫囚以歸宜自告而修已睦鄰養成植德以徐圖大舉復不自量伐鄭以招楚兵一敗塗地兵喪身亡所以圖霸者非其道也趙鵬飛經筌 僖二十二年

宋襄急於求諸侯而不度德執滕子以冀諸侯之畏盟曹南以要諸侯之從圍曹以必諸侯之服陳蔡楚鄭盟於齊則為鹿上之盟以求齊楚遂會以合諸侯而不虞楚人之執已也猶不自反伐鄭以致楚之來亟為戰以雪盂之恥不知已之不敵也盂之會蓋逐鹿攫金之見有以蔽其明泓之戰蓋困獸猶鬭之忿有以奪其智呂大圭或問

宋襄不量力偃然為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桓之伯宋襄耳目所接也自觀信義與齊桓孰愈壤地與齊桓

孰愈兵甲與齊桓孰愈齊桓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盂會見執曾未閱時忘辱忘禍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呂祖謙左氏博議

齊桓之伯未嘗用戰爭之力也存三亡國而未嘗加兵於狄合八國之師于召陵成盟而退其於淮夷山戎止以先聲驅之務在保安弱小使各安守下而已其興師嘗更迭用之令各就近爲侵伐而不役之於遠故東征西討而民力不逮數動興國而諸侯不怨而宋襄則反是方齊桓之卒也汲汲乎欲代其任而首先與齊戰幸而一勝則翹然自喜以爲天下莫與敵於是一會虐二國之君五年之中無歲不興師伐曹伐鄭馳至排不測之强楚軍敗國蹙旋以身斃其輕用民力若是雖使齊晉之大其能有濟哉夫以晉文之兵力猶兢兢示禮示信示義逮合齊秦兩大國而後敢與楚戰宋襄以孤軍單進又

不乘險擇利雖以晉文處此必敗而況小國乎顧棟高大事表

齊桓圖伯曲意以求宋魯兩盟于幽以堅諸侯之志存邢存衛以服諸侯之心招徠江黃以孤楚之黨經營數十年而後一問罪于楚以伯中國宋襄曹南之盟止能脅從至近之曹至小之邾而顧欲合久屬楚之蔡新朝楚之鄭一旦借楚以受盟於我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矣且齊桓連內諸侯以攘楚宋襄合楚以脅內諸侯其事之正不正已大相左而其行事又相背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齊桓之謀楚深結魯宋衛鄭繼得陳許徐小國以及江黃之遠莫不服從然後興師制楚宋襄欲以虛名駕楚愚矣方苞直解

宋襄納齊公子昭使齊人殺長立少於桓無負於義實妨故諸侯鮮樂從者同役惟曹衛邾耳義聲不立雖欲繼霸而諸侯多貳次年曹南之盟僅有曹邾知衛不服矣至秋圍曹知曹又不服矣又況執滕

君用鄫子好行凶德諸侯益離楚人乘之而起收諸侯以自附齊之盟陳侯修好蓋楚援意也陳蔡與鄭素服於楚非楚援意陳豈能强楚從之自有此盟齊魯亦從楚矣宋襄不悟盟鹿上以求諸侯楚陽許而竟執于盂會盂諸侯無一非楚之從也猶不悛明年復伐鄭猶不悛復與楚戰泓至於被傷而卒失伯體之重傷中國之威由其傲狠悖德爲謀不臧馴致孤立無援喪師辱國以至於死也 萬斯大 隨筆

齊桓不能使楚弱猶能不使楚强宋襄使楚强而驅諸侯從之使晉文不與楚之橫暴不待莊矣故宋襄者桓文之罪人 顧奎光 隨筆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終